



皇
明
文
衡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三

墓誌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宋濂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
皆爲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
所不通喜雄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
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
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
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
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
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旣以氣自負常輕視輩中常自

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
今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
與論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

上甚悅辟爲掾每問以事慷慨敷烈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
重以爲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
爲華陽府即拜君爲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爲省都事
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江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
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
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
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卽賊營老酋黠蠻狼嘯虎踞不奉
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階下諭以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必爲虀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

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爲孫使君仁且武不
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由是投兵來降者相
繼于門數月皆化爲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爲兵時時肄
習之拔其服衆者爲長有寇則率以禽寇事罷散歸爲農有
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歛
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
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
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
出君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
爲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爲處士所推劉君最
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耻爲他人用使者再往
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君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

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無以咎
遂巡就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快峽畧無疑滯
劉君乃深歎服曰基始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
望也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
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
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給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
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燔鴈斗酒饋君曰以
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歎曰嗟乎丈夫乃
爲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嗔
自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
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
時某日也年三十又幾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

其喪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
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
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
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爲可稱道
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
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爲君憾也君所爲詩若干卷門
人蔣敬編次傳於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蠡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
輔之惟群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牙差差萬劒鋒陛前論事
聲震鐺帝一見之爲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鋤姦剔蠹刑
罪功括蒼告降內循詔君持節總兵戎疋馬三矢張一弓
徐行直入如涉空群首禁伏偃且恭大開城門滅遂峰口宣

檄告俊頑兇敢有弗俊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
魚脫置拔諸水火哺餒饑莫徯內餓據崇墉乘其不備襲且
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蟲仰天叱月月爲東義
不負國狗以躬游竟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朦大軍四
來若雷春析骸解項殲彘從死事上聞 帝哀憫贈官復戶
頒爵封生氣憐然薄蒼穹生爲偉人死則忠位卑壽嗇名譽
豐脫令耆艾登侯公死而無聞鬼猶憐取彼棄此孰纖洪史
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鄭彥

貞甫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旣隱情僞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

及見之嘆雖然秉彞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時有汙隆而其
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乎其七葉之
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欽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
渡初卽合食爲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爲立
傳家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嗣
躬畏謹正己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
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
不一也不知孰爲親而孰爲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
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群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
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牣四海之
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神怡而鄙吝之萌銷沮
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

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視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輒自責自厲惟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閱諸甥輩箴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僕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時或至達旦不休一詩士大夫見彥貞

方巖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卽歛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爲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參政忽都魯沙將其子爲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隣有瞽者跛者彥貞養之終身每夙興告讎者填門彥貞積餘飯親携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雞犬牛羊盡弊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爲之奈何彥

貞曰爲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噴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東帛爲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 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于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爲局鑄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爲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於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卿士大夫皆素衣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

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守郎中晏穆爲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入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家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爲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祖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宿後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子弟莫不畏之量入爲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卽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亦階從仕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澤度出也女孫一人歸東陽蔣嘉亨

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于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和不
不冒美有吟封倘涉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為善良人
亦有言此為世防非君之賢莫襲其芳韻之斯何既明且剛
以仁為食以義為漿翳能使昭枯槁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
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翻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
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印印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
日而忘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瀛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
基麗水葉君琬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
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

孫男十八植榦榦樞模格棠木杲柯女八人其二適嘉亨之子昭
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燾燿
炎焦煩光熒熒灋灋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皆
從灋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宦游南京彥貞之歿歟不得憑
棺寔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群行鐫之樂
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爲也於是不
敢讓姑狗漢等之請而爲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風氣敦厖臻于大康異體同心情無不
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終臂借耨秦法
之涼肝膈充室形骸閉藏愴我寤嘆涕泗霑裳彼美鄭君沉
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煬內教云飭外政復讜規重矩疊
適有耿光曷以致茲曰率其常或歟以舒或翕而張有子將

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于一堂孰爲尊章誰爲父兄至和
不冒奚有吟封倘涉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爲善良人
亦有言此爲世防非君之賢莫襲其芳韻之斯何旣明且剛
以仁爲食以義爲漿翳能使昭枯槁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
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翻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
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叩叩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
日而忘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灋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
基麗水葉君琬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
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

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未
謹謹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瀟疑之
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邪劉君曰此睦之桐
廬徐舫方舟也瀟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爲謹共酌酒而
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
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
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五年瀟亦乞骸
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隧道之
銘則知方舟之死歷一十二年矣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
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瀟因語膺以舊事爲之悽惻者
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使氣好馳馬試

劍尤善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
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
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
生貴適意蓋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
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
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鉢肝劇賢期
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
方舟猶以爲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功而詩道
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
曰吾詩人爾其可廢以章紱邪竟避去築室江臯日苦吟於
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回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
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

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
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
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
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
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
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靈山
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
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
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
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
子三人長曰行岳世次曰昂次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
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某某孫女二人未行瀛謂君

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
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
豈偶然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
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曰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
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魂無
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虧

張府君墓誌銘

無錫有卓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頰玉盤
雙瞳炯炯照人鬚鬣奮張見者爲之改容然氣岸孤騫不同
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
疾惡太甚君曰天生我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

爲元之季世僞吳張士誠據姑蘇而無錫相繼陷髡黥盜販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絕奈何捉筆大書邵堯夫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隣曲來問計者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爲知命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

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土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卽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老父往見天祐楊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爲況未必能守邪天兵如雷如霆膺之者無不靡粉一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

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只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爲生民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氣貌非常言辭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還君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閭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民爭聯帛爲帳賦詩詞餞之君皆爲作行草書鳳舞鸞翔人以爲不可及初君贅女氏沈福家沈賢而無子君養其夫婦終身而尤篤孝二親敦愛昆弟田宅悉讓與之弗問君有志事功當路忌其峭直不敢薦其大父居仁尤負氣不羈元至元中江南皆附有官福王府者以責降授官出入騶從甚都

會夜歸居仁適前行隸卒屢呵止之居仁張目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既賣爾主矣尚敢爾邪反足蹴碎紗燈籠官恚甚執送縣令欲斃于獄縣令命吐辭欵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父顯有先人風隱居教授非類不敢近或者謂君之抱負濡染家庭爲多君嗜學不倦酷愛孟軻氏養氣之說反覆爲諸子誦之援毫爲聲詩須臾成章皆有可觀而未嘗存榮生二子長壽溫潤如玉博學政古文至正末連中鄉貢進士舉入于國朝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禮部尚書次所安女一歸輔孫二訥與訖也君諱翼飛卿其字卒于洪武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壽六十九以其月日塋惠山西南張山之原嗚呼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君以剛明正直之才雖不爲時用片言之間活數十萬生靈之命陰功在人者甚夥宜其嗣人

位司喉舌而秩聯六卿也天之施報豈惟是哉貤封所及澤漏九泉不至於公侯吾亦見其止也銘曰

君子之學養氣爲先氣之浩然其直如弦有若張君剛烈之姿嫉惡如仇白眼望之曷以致斯訓自祖父彼賣降者叱之如鼠干戈續紛孰不褫魂死生聽之謂有命存十萬雄師自天而墮泰山壓卵城無不破何哉老羆猶欲跳踉大言龍言之俾出就降乃縋南城乃謁轅門爲民請命如救溺焚片辭之間竭盡始終漫漫殺氣變爲春融昔馬磬磬懼爲白骨今也嘻嘻冠衣有秩活我者誰咸言君功告厥子孫以傳無窮天道可徵君有賢嗣朱衣金魚出入禁禦惠山之陽張山之原有蔚者肝英風肅然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于

天子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寶而臣不天父也棄諸孤蚤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而母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顧臣無似獲事陛下比者推恩褒崇二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儻賜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於是

皇上憫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之者良至仍勅儀曹具祭物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宜有識請銘於史臣王禕禕不敢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仁縣人歸同里石港王氏爲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諱晉之配資善大夫中書右丞簿昭勇大將軍崇仁衛指揮使漢寶之母夫人性慈惠治家以勤儉族婣里黨莫不稱

其賢至正壬辰干戈擾饒饒信首被兵明年三月右丞公奉夫人避兵於信之貴溪倉卒之際母子遽相失繼而公起兵衛鄉里會

皇上徇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情日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厥得朽骨五月躬率士卒詣貴溪之桃源山卽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得夜號者三日旣乃得其地居人英海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卽自投井中死矣公乃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于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卽其地禮葬之

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七二子即公及漢寶也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手其事之變罔極之德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固無間於存歿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毗恩錫命貴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是雖遭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曰

顯允王公乘時奮庸入建相業出成將功載念所恃實有我躬昔丁艱難久銜哀衷孝思之至神明可通乃安體魄兆域以崇以壤以樹若堂斯封

天子有命禮貴飭終龍光赫奕昔于幽宮公曰噫哉君命實隆豈我陋微能亢其宗靖思厥繇積慶所鍾春雨在草秋霜在松世世子孫來瞻來同

謝節婦墓銘

節婦謝氏諱散金華人也謝氏儒家有女不肯與凡子擇所宜歸得同邑吳履宇德基以爲壻節婦性剛而質柔巽平居不妄嫉笑勤儉以治家而事舅姑奉賓祭舉無違禮履爲儒學官宦游於外其得無後顧之憂者節婦內助之功居多歲己亥大軍下建德勢且東節婦語其夫曰亂將及矣盍爲走避計先事弗圖後悔何追察其夫意猶豫不決則恚曰盍不歸我母家我母家有深池萬一事不測當有入水死耳義不身受辱也未幾蘭溪破亂兵四出剽掠而履適他往節婦携男女走入金華山中途失其幼男號哭求之弗獲而兵且至自度不可免行至向塢巖險處以幼女投巖下身繼之而死十月七日也死十餘日履以物色求之得其尸叢棘中面猶

如生遂附塋向嶺先墓之次於是得年三十有九矣生男五人今存者二曰穎稚女二人今存者一曰媛適張惠既塋德基屬其友王禕爲之銘王禕曰嗚呼頃歲以來天下大亂彝倫之數甚矣自學士大夫猶不敢望其盡節而況於女婦乎當是時謝氏乃能秉節以死賢於人遠矣銘其曷有媿辭銘曰人孰不有死死其難乎烈烈節婦處死爲安乎豈躬之弗恤將歸全乎貞名懿標圭璧其完乎倫紀用以立不永傳乎勒銘昭之茲鑒觀乎

黃菊東墓銘

謝肅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于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公之說及文絜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書滿家於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

周程而接孔孟實文絜有以倡之文絜歿其季顥菴先生彥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授業其門者或明經脩行或摘文決科皆卓然有立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姓黃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別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盥醕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急雪之打牕而飛蚊之咂膚也十二三祖令說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尔紹儒術乃若斯邪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顥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郡邑巨

室爭致先生于師席遂客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
闈不一售則又嘆曰明經豈專爲決科哉況得失命也遂刮
絕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尤喜翫邵子皇極經世書
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
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
窺見彷彿邪其爲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
弟瓊瑤玠庶母諱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
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貲悉聽諸弟所欲無幾微斬色
及父歿屬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已出不取于弟
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輒涕泣
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
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

欲據他事訟兄釀致其罪先生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
卽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况若子孫相讐不
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爲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
之驚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爲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
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
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末疾所纏未嘗恣嗟胸中曠然唯
誨人以善日益懃懃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
其子旣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數爲文字飲以逍遙乎
海雲山月間一不關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
遂還海濱寓所 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
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
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

奉柩以是月甲子附葬於上虞建隆與先塋兆次遵治命也
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
懿範先生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卽熙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
卽先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
理大抵由顛菴以沂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踵門而泣
請於余曰先生親舊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
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
其身今其子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
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
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
鄉帝王治體天人與理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所志斯邈

而亨最美于石終右弗泐後人之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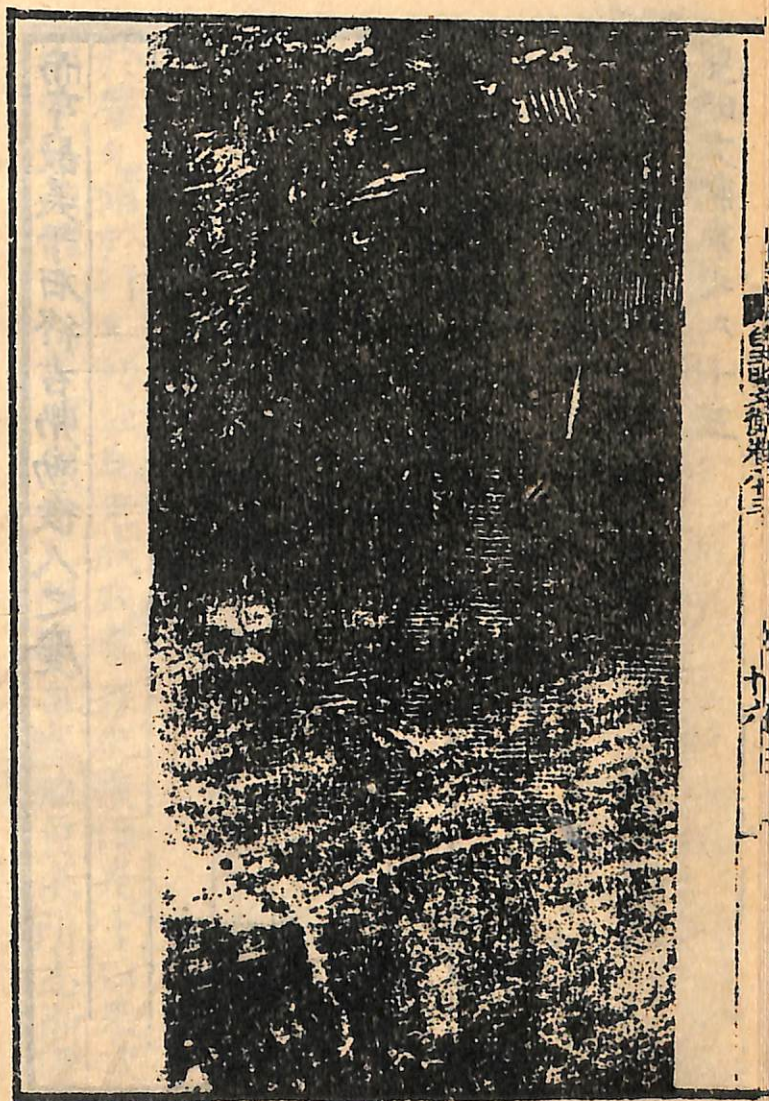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四

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蘇伯衡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于濠之瞿相山其孤之淳奉骨歸越柩于山陰縣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爲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媿於古矣亦既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簣之故至廢爲耕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爲之悲而至今論者猶爲進退人



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深安可使君膏志地下而無一言以
白之君諱肅處敬其字也自號丹崖居士世爲杭之新城人
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爲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榮貴父
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先生王萊山授毛
氏詩比長無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鑿卜書數之學無不研
究資爲古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
魏場屋之文持其餘事九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
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黃
崗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 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
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
書其夏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卽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
貢士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 東宮拜 英陵有襲衣之賜

年夏以疾失朝叅例免官歸鄉後例謫佃于濠則癸丑之秋
而君以是秋至瞿相山卒於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祔以乙
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淳也強學能文克世其
家女一人早卒孫女二人尚幼所爲文十卷藏于家庶其不
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加之矣銘曰

世所須而或乏驚駘以之駕馭材適用而不急騏驥不免棄
置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於阨隸非人之能不能
亦世之貴不貴也悲夫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周公
墓誌銘

至正乙未閏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跟以
相附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內胥而爲盜者十六七

湘東道宣慰使恩寧曾來鎮溫求可屬任者僉薦公可宣慰
問所以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塩司令龍江書院適
其治所以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聖立勸竈戶新之柱悉易
以石不半歲告成亭民頌德兄弟積爲民患以賂結權勢前
後場官少忤之輒遭反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
歲正月千百爲曹聚東郊擲石謂之禳祈傷及體不恤有司
痛繩以法莫能禁其來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
俗遂革甫二年得羨鹽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即周
司令邪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省左丞
鐵里帖木兒至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其方任
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左丞言狀請豫爲計不旋踵
而陳安國弑世顯其所任治兵于平陽瑞安者亦戕于賊悉

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民給以糧五百石勉令
就職人皆以兵食不足沮公無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
行隨以所給糧賑饑民曰事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
江南鄉阻江爲塹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
江南屯白沙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壯爲兵而訓練
焉民旣用命軍實具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
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重
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擊之未
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渡江迎敵賊
大潰斬其酋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應
俄大閩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殉而申明紀
律遂移屯運川寇來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

駭亂獲其酋金安三吳邦大邦大素健鬪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于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他酋數十皆戮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不下且請決戰糾括寇數萬直擣運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殄之部署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精銳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數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聲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中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還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有不者擊尔盡乃已仲卿又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爭棄仗來降上功行省陞浙東道副元帥總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別寇葛兆出掠走之獲酋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酋吳天雷等遂命第誠德分兵擊

下瑞安諸砦而歸其民黃宗雲等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惟吳悌五遁之福寧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意德功聞于康里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無行軍鎮撫尋引兵趨象原以逼王賢五方置營而吳悌五領衆奄至誠德奮奮當其衝突吳悌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雜之僵尸數里未幾購得吳悌五併三恢酋鄭子敬送于閩省誅之經略使在閩遣從事官工部員外郎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平陽之人安於耕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內治之脩乎壁於州南五里而鎮焉革蠹弊平訟獄布寬政行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隄若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嶽

行宮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教條外而脩職貢使者咸出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雖廩無餘粟庚子夏聞京師旱遣弟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一襲及上尊酒真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珩姪明善以樞判制溫公不爲之下而明善忤公屢輒以舟師公屢却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况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故欲委地去聽民自爲去就父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修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謁拘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漕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

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告舟人在直沽者欲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四面受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沒人斷其石纜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興童持詔來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珩侵軼乞注代天子覽表爲下詔讓國珩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承德卽行樞密判官官誠德國珩被詔大怒調台慶溫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啗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爲應三郡兵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慢罵明善遂遇害剗其皮焉至死罵不絕口紹德則縋以石而沉諸海送公國珩其禮公好語公曰省其責臣皆聽

吾命公獨敢我抗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爲參政我
所公曰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祚終不
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珎例遣赴南京後公以
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
京其秋八月壬寅卒于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壻顧克敏
歸其柩平陽以甲寅十二月甲辰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
字宗道姓周氏平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
准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
累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轟
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贈
同食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謚康惠應奎
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翁氏妣游氏並封

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夫人次陳氏其壻永嘉陳聰
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昔我先君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
戎于括公無月不通問伯衡不敢以不知公爲辭乃爲叙而
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稅大敦民方海邦之民亦孔之
痲頭箕會歛擢筋監髓眷茲平陽于方咫尺虐燄炎炎何以
不及文武周公厥猶克壯天矜于民俾作保障公未至止豈
無州牧鄰寇橫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東甯西匿寢食不遑
矧暇耕織公旣至止奮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謐外寧凡厥士
女有室有家爾藝黍稷我種桑麻相時倉廩枵然空虛謂公
蹶蹶公則舒舒征從其薄刑用其輕追還舊觀百廢具興先
聖之居明神之廬出治之所棟宇渠渠憂彼水旱爲民之病

以菴以鍾河渠攸濟虞彼潮汐爲民之患廼疆廼理作之畔
岸維民休戚係公存亡公構閔凶孰不痛傷昆山蒼蒼不崩
不墜公功巍巍克類克對我采民謠勒碑墓道無曰不顯終
古有耀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
不爲所用則爲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
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胡仲淵以王府叅
軍鎮括將進公于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
使孔暘一出足爲天下重雖強顏從叅軍後亦不辭不然何
益况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叅軍奈何欲使之胥
爲不忠孝人邪仲淵愧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

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溫以應

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

是高之公神明之胃起家爲名進士仕州縣爲良吏師學爲
儒宗當世尊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警
悟強記絕人而諸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
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南歸以
衍聖公思晦舉署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
年再薦于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
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
進十九年中書叅政普顏不花公內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畧
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
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爲錄事於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
命禱徐偃王祠下未復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汪明之兄

弟爭家財吏展轉求賂數歲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孰與吏
汪對曰兄弟同產吏途人爾公曰弊同產以資途人汝何不
思之甚邪其兄弟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僉
事實寶公行部蒞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
允遂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
其爲令於慶元也會分憲余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實
各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就以屬公乃令民以田畝多寡
自占卽不實罪及隣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
實賦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幸免貧下重困之患遂除余公
自爲書遣吏勞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
進謁阻水不得前聞舊有詠歸橋直神力院左廢且數十年
卽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脩七百尺其廣三十尺覆以屋

爲間四十有九來往者便之壬辰歲侵縣西鄙小民六十餘
人稱貸於富民弗從強委劑而發其廩以去富民忿之訴公
以爲強劫公惻然曰彼艱食冀活性命乃爾情亦可矜矣今
以其活性命者戕其性命吾不忍爲也若何獨忍乎富民愧
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賴以安急於仕
者率縛平民徵賞典公曰軍功與民命孰重輒解其縛而縱
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嗣德行州事公不矯高以
爲異不比以爲同事無大小一裁以法雖族婣不少假借之
君子稱其識大體爲平陽三歲丁母恭人憂辭官明年州人
以版圖上千職方公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
府公在堂子上入閩公羈孤無儔却掃一室名曰絜庵情有
所觸俛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

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
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下見曾大
父于地矣蓋公之曾大父曰景行宋太學內舍生度宗幸學
循故事官先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陞從
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宋亡不復仕是以云架閣之子
曰士璘元末嘉縣學教諭後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
阜之子曰史用翰林鄭公陶孫薦歷崇新州學正龍溪書院
山長江州路儒學教授湖口縣主簿慶元會稽兩縣尹以承
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公其嫡也諱賜字子升生於大德甲
辰正月十九日母恭人許氏湖廣儒學提舉澹齋先生善勝
之女娶王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
卯十二月三日卒葬縣西之肇輿子男五人諒說詳訓玉出

也誌側室陳出也詳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卒孫男四人
宏寔寔瑩女七人長適林與方次適項愉餘未行平生所爲
詩文總十二卷曰潔菴集藏于家諒等卜以十六年癸亥十
一月十日合葬于肇輿屬其門人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爲狀
來請銘伯衡晚陋不足以知公竊窺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
降其志而得明哲保身之道善於用晦而不失出處去就之
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之百世之下寧不尚
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恂恂孔公宣聖之孫道深皇王學貫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
文迺旅俊造迺充國賓迺綰章綬有社有民敏於爲政一本
於仁世運俄否歸伏海濱

大明受命萬國維新求賢有 詔使者在門引疾堅卧耳若

不聞所執者節匪索其身優游令終允矣全臣肇興之原歸
然丘墳勒銘于石千載弗謬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啓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大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啓曰吾妣
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始得地於
吾里黃岡湖東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而葬子爲我
志而銘之公昔掌國史啓嘗爲其屬今又居公之野辱以
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
人宋彈壓官諱時慙之孫女諱某號俊齋之女同邑隱君子
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誦曲禮
內則曹大家女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既長歸先生先生故名
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

疏食終三年待內外親族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疾卒於
邸有子三人法孫已孫虎孫初聞訃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
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喻法孫
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大戾也爾忍而父爲灰燼乎亟往母有
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迄渡風浪帖然喪既還或又曰柩
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使何適哉苟有弗利
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子地下足矣卽惟正堂奉
安旦夕哭臨逮葬毀瘁幾不能爲生嘗謂諸子曰不幸門戶
凋落汝父汝伯相繼歿若曹尚誰賴哉宜力學善自立大汝
家以慰老人之望母從里中兒嬉也子皆承教惟謹先生庶
毋羅氏性素嚴號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無忤疾則侍粥
藥歿則營喪葬皆必誠焉已孫既娶父未有胤夫人曰吾老

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于先夢紫衣人種栗舍垣下告曰此
萌也爲他日與植汝門之本覺旦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既
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栗名嘗得眩疾既間曰
吾度不能久處人間矣命昇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此中無
隙則佳耳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歛者縣之櫬餘悉散諸親愛
除夕家人進椒酒夫人起居尚無恙元旦坐堂上親戚爲壽
畢曰我明日逝矣爲我謝某謝某翌日沐浴更衣坐呼已孫
等謂曰吾年七十六壽亦足矣死自吾順汝曹勿號慟亂我
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已遂殯實元至正十年正月二十日也
法孫蚤世虎孫仕元爲岳州路儒學正平江州楊柳灣茶司
提領亦先卒已孫今名觀即公也仕

國朝歷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夫人貞孝

慈睦其賢卓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於聽言之惑臨終
不亂則又士君子識義理者或有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
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
際

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之命象首錦囊以光貴於窀穸又能
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憾焉銘曰

維君子嬪貞以提身能教其孤爲今名臣卒既有年始歸斯
阡時虞未遑豈曰緩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以安夫人
之藏

長山先生胡公墓銘

吳沉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德鳴或以文
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冊若乃接前脩之緒爲

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先生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聞於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起父諱英仕元爲太平路總管府照磨無架閣事莅政有績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即與群兒異一日於道中拾鯨若干緡不敢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既長侍架閣君宦游蘭溪從禮部吳公學公一見即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於浦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贊不容口翰撰張公於文最少所許可見先生之文無異辭也是時文治方興輦轂之下英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稱嘆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

墓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己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 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招羅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籍以爲兵徒費廩粟耳 上可其奏即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酉奉

旨纂脩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傳凡若干卷賜白金文幣以歸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佳勝卜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巾短杖徜徉終日或乘輿入城府訪故舊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十一月初三日卒於洪武十四年正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謝氏蚤世再娶衛氏皆無子以姪傳爲後衛氏先卒先生葬之靈源市阜後二年合

莖馬所著有春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先生既沒其門人徐恒狀其行致其猶子濬之與其孤之請
俾余誌其墓先生稟高明卓絕之資爲精敏宏博之學得於
心而證於人稽于今而質于古爲文章簡潔清峻不作則已
作則必高出於人性嚴毅寡酬應未嘗輕有所毀譽暮年請
文者踵門不苟隨也曹國李公在大臣中號尊賢下士於先
生待以殊禮每欲以先生名達 上前知先生老病不強也
聞先生卒嗟嘆久之沉之生也後先生十有七年先生不鄙
而友之比年來數奉談笑相知爲深叙先生之行而銘之宜
有不得而辭者矣况門人弟子千里有請于銘曰

嗚呼先生文之雄也山川孕靈秀所鍾也沉浸經籍包羅古
今至和舍中大振厥音五行麗天芒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

其聽先生之學豈止於斯命之不達竟老而衰學傳於人言
垂於世生宇宙中何忤何媿金華蒼蒼靈源泱泱先生之名
與之俱長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貝瓊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載馬
蓋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
今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又能守之不失
嘗讀臨濠教諭鄭真所著遂初老人傳其言行鑒鑒可考遂
初者叔載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
年其子陞謀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于今而信于後者莫若
國子助教貝瓊仍授狀并書於使者來
中都爲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經中不得匍匐走謁

館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辭不獲遂次第而爲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瑯琊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渡始家于鄞曾祖撫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黃文憲公爲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舒氏戴氏皆贈頭人母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閱尚書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僉判叔蘇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聞而異之曰就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授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源委父益充積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

及臺閣典故世胄譜牒鄉里多咨問之袁文清公楠目翰林居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於濂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數書輒詆淳熙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爲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寡陋高談闊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古有編年司馬氏爲記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叙事貴詳不爲繁修詞有要不爲簡彼諛聞寡見雜出衆手舛訛遺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閱其

文作而嘆曰先師之道茲不墜矣嘗爲郡庠訓導演說名理
辨析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
而止公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爲之直說抑揚反復
聞者竦然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爲古
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絕去雕巧然時
之知者蓋寡矣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
年應龍謂之曰先儒謂錢穀亦爲己之學也迺就職塗田砂
岸先侵於豪民者悉陳而復之盈考宣尉司板授象山教諭
考覈田租侵漁者不復逞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
時

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畧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
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卽武路教授福

建分省又陞爲儒學副提舉皆不起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
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
克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尚書富於著述王海最
爲詳洽未脫藁而失後復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次請于
閩帥錢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清公所撰四明志或有
譏于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元恭曰袁公中朝
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特書以進僉事驚悔命與舊
本並行公爲成績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廢太守用程先生
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興歲行之
以經費不足而田爲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
歲入遂充其禮浸盛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王之
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賢

否不以勢位高下爲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爲是非迭死辱於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臺臺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爲釐正尤極論奉化陳桎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藁三十卷藏子家戒其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系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陞次隲隲爲弟寧孫後寧孫通春秋詩二經蚤卒無子遺命與同塋女一適戎某孫男一初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塋于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

合兆嗚呼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非袁楊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也故特掇其大槩而事之具于傳者可畧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鄞鄞再徙于鄞繇儒起家逮尚書公耀其光彩所蓄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爲異同倡而正之畔者斯從偉哉叔載克紹于後遺編佚藁旣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不襲以爵道寔惟尊紛紛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鍵三年象山遠近是咨大夫有交學者有師時旣不偶宜退奚久日遊以嬉託意詩酒慨彼里豪貪縱鳴張盈必易覆烟消雨茫惟吾遂初初豈不善年踰七袞雖晦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高原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五

墓誌銘

國子祭酒宋公墓誌

劉三吾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弔居數日博士吳守德持學正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疲在苦次不得跣以請茲將歸窆滑之永寧阡惟翰林兄長吾于先生為同舍故懇銘焉尚憶走始來時會先生于春坊先生曰得毋與鎬長吾為舅弟耶不然何面貌之相似也相與感歎久之嗚呼先兄以後至元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纔兩歸江南爾在監舍法以同時為舅弟以舅弟相知為世契則走于先生恐銘忍不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衛之山陽人後徙滑家焉兩世繇貤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卿

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曾祖贈中奉大夫河北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祖官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義守正功臣通奉大夫江制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魏郡公諱忠肅諱崇祿其父忠肅在元時敷歷中外四十餘年五持憲節逮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壽後衍慶神道碑紀之悉矣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以來所師宗工碩儒月開日益卓然有成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經繹騷乃被褐懷寶以自韜晦

皇明受祚徵詣公車 召見次有言動聽洪武之十三年也是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敕文畀僧道錄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通操筆立

成雅稱

上意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俄陞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有所補拾曾見大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巽懦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陞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弊

上自製詰詞至以尚父興周八百擬之感惟 眷遇所以提挈鏗礪不遺餘力師道既立

皇心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而龍頭魁選恒在太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致諭其畧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脩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
天章下賁光輝儒紳恒謂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

命繪其像肖焉喜溢

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主望江簿特

勅召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此方倚之以棟梁我道楷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遽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遣官致祭其文悉

上所自製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曠典之舉昉自先生斯皆異數也居嘗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于家及是疾革麟等託諸監官懇請其還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至是祭畢乃就昇歸一不口及家事及家氣絕焉二月之三日昏暮時也嗚呼先生以八耋之年當易簣之際而風雲為氣不少衰丁社兩祀始終齋戒是持非其平日操存有素詎能方寸不乱若此哉可謂真大丈夫

夫矣最其平生所裒集先世碑銘傳紀曰紀德錄一集所自著述曰西隱集文十七卷既號西隱復別號所居別業曰白雲茅屋自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名鉅詩若文讀一二過輒能記憶不減少時今皆已矣生以元至大辛亥十二月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三年春壽八十配康氏先卒子三人長衍祖即麟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望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恕慧懋女孫四所適其人長郭謹次陳惟新次李均一在室曾孫男女各二皆幼臨發柩時

上再遣祭舟車之費一出于官可謂主榮死哀也已銘曰

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遭時雍身逢

堯舜接夔龍代言文淵掌辟離感惟

皇上倚注隆率先條約自其躬風雲氣槩冰霜容教行六館
諸生從金石文章錦綉曾蔚為海內諸儒宗譽髦多士振文
風棟梁我道伊誰功夫何一疾遽告終

至尊為之惻 淵衷 命醫與祭 恩禮豐年登八袞數始

窮歸窆祖塋得幽宮銘阡者誰青藜翁子孫世世其吉逢

王紹汶墓誌銘

劉夏

洪武二年七月余受 命尚書來河南陝西兩省訪求前元
庚申皇帝天下州縣三十六年入史事跡其在河南置局武
成廟之側浙東士大夫王應璧見訪為言其先祖紹汶字思
齊生當宋末元初之際貌奇古美髭髯聲音琅然聞于堂室
家小嶼溪水環其屋壁門前松枝壓逕梅竹緣坡又雜詩蘭
鞠風至則左右紛披有名帖千卷書萬卷義冠太袖口課倍

誦五經又旁通百氏之書下筆千餘言立就及聞里中有大
役則奮袂而興或造公府不避是非利害必俟眾議歸於公
正乃已臨終力疾書曰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
為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又書曰曉夜讀書
閑暇治家皆令刻板以垂示子孫娶陳氏子師古與泰女三
皆嫁士人孫三公培應璧公恕享年八十有六余聞應璧之
言矍然而嘆曰斯人也是乃蓄德君子宜有後者也富貴功
名既不在其人之身則在其子與孫矣徐考之應璧其子名
師古者有猷為有執守文學議論幾冠儒林然不肯仕其孫
名應璧者十八歲游幽京歷仕至廣州總管推恩封贈紹汶
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上騎都尉追封天台
郡伯嗚呼為善無不報要於久而後信觀王氏祖子孫三代

豈不固然與銘曰

炎炎者勢翕翕者利閭閻崛起朝躋夕替所以古之公族大夫必尚論其世也

許士脩墓銘

方布古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平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歆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烏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沐人其六世祖景元宋

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正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明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嘆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弗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玩心天人究曠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旣病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心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縉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

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為書託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其年月日葬其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鶩于空言飭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芳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皇明故通奉大夫晉相府右傳桂公墓誌銘并序

王景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某甲子晉相府右傳桂公卒享年六十又七明年正月某甲子葬于董粵之原循先志也又明年其子慎奉其友韓宜可狀來請銘不復辭公諱惠稱字彥良以

字行從幼不群聞長老道經訓則嗜若醇酎既冠通經史百家言鑒秋闈中之不得志于南宮歸長包山再長高節皆有文名除平江路文學掾不就威孤不弦撝俚荒蠹公以六籍橫驚大肆伸儒遏暴方氏連甌越來辟立謝之聚徒山中嚅齋道真雋求聖涯曰吾以待天下之定也

皇明天造反刻剗僞一歸于正洪武紀元觀風者以名上省憲文辟不起六年大徵天下士行省復以名聞持詔公車厠于數千之列唯公得以白衣錫宴除

皇太子正字授承事郎侍講六年顯仁闡義出周入孔與衰治忽敷啓剴切

東宮深器之會文華堂給事不飭勅公啓迪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及侍宴以

御製勅訂正以聞詔以治道公曰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將忿欲是務去明年日南至有事于圓丘以祝文譴主者公曰予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率今未足深譴上咲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稱善久之嘗有以墨敗官者賜死公力諫如律不聽公但曰三尺法當與天下守之上頷之滋欲試以事以三府疑獄命之獄以情原者若干人翰林以失議見呵公奏當取長畧短

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拔其短以造其全時方以法繩下訪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勞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于德矣他日與林溫同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其爲

上所屬類如此十一年除晉相府右傳授通奉大夫內出勅文以孔孟期之在官貴重望尊治出聲生府告無事

王益重之政多決焉公謂王者一正心而國定因進心圖以明之十三年革相府改長史授奉政大夫以疾謝詔許之十五年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奏報十八年勅歸鄉里五世祖萬榮宋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高祖某宋宣議郎曾祖康老宋富陽知縣祖俊卿贈嘉議大夫浙江鹽運使父與紹贈中奉大夫浙江叅政初公元中書右丞葉文簡公之孫判慶元府同之子也生而室有火光燁如流星以爲不祥出之叅政公子之娶岑氏早世三男子曰抗曰智皆大再娶于陳封夫人至孝持身治家內外井井不以貧疫不以貴驕先

公卒享壽五十又七與公同墳異藏生慎及全慎仕爲中書舍人公平生純一見道處官若家尤不以貧富動心仕止進退不亟不紆坦坦施施及與人交命觴詠詩蹕厲風出窮日夕不厭人以春風和氣目之其著作有和陶集春和集清溪集知足集凡若干卷嗚呼甚矣儒道之有裨于世也身用之則榮家國用則寧天下用以平公自結髮戰藝以功名終將何脩而致是哉亦唯道而已矣嗟乎道之爲用閔矣銘曰不拙而伸其道允藏不樸而文其德不爽天球在序金奏在宮聿諧其施以裸匪躬既憚其英亦碩其聲有闕其贏繁後之成

戶部尚書郁公墓誌銘

解縉

永樂三年八月五日戶部尚書郁公薨于位

上遣官祭以文命工曹具視輟朝一日顧翰林學士臣縉等歎息稱其才嗚呼公之哀榮始終固可美國家所以待臣庶恩禮之厚九足以激勸於當世公之子孫豈不永有庇賴歟於是其子彬哀麻踵門泣而致公之治命請予銘其墓噫公與予交二十年未嘗爾汝褻狎亦未嘗挾長殺敬禮予二人者亦自信爲誠實洪武二十二年予侍講華蓋殿中公始受命爲戶部度支主事賜名新明年改戶部司屬二十三年陞北平部郎中二十四年六月超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考滿

上於庭中稱譽擢尚書授資善大夫十三年于茲矣非才而能之乎抑公之盛福其祖考以來積累之慶非偶然而致也公家素饒財慷慨豪舉不爲齷齪喜賓客樂於賑窮之不爲

德邑洪武中奏事庭中被頤問天下戶口漕運地里險易計數時日應機響答無遺謬自謂劉晏以下不論也晚歲多疾乃時在告

上甚憐之公亦時自語予吾覺衰老恐旦夕先朝露不能報國恩吾平生無卓異惟君知也幸與之銘其墓紀其榮遇而已嗚呼公非可謂達歟公蘇人也曾祖仲和祖瑜父德字銘本公以至正丙戌正月十四生於吳縣洪武元年祖父遷居鳳陽臨淮縣公隨而家焉公娶嚴氏綜理家政嚴而有緒彬字孟父亦克孝敬公嘗屬之予曰他日視之曰余故人之子卽此子之榮也公墓在臨淮古城之原銘曰

古天司徒職惇典禮馴擾兆民豈惟會計惟公奮身亦以豈弟恂恂怵怵爵祿之器歷官十年先榮後光豈曰其才有德

千天豈無人謀不如盛福崇崇其阡臨淮之麓

故元同知邵武路蕭公墓誌銘

元之季世天下四分五裂其間盜名字者無慮千百計獨聞之陳友定起徒步至列將相百戰守死爲元東南烈士未能或之先也當是時吾鄉豪傑之士多從之崎嶇嶺海至死不怨而朝廷音問實籍以通先祖太史公真烈死節事聞贈官先君子亦宣授資德大夫三知政事詔使來自海上友定遣江君伯昂與俱來且說熊天瑞于籟伯昂與先公少相善也爲其言友定意先公感激因邀里中士蕭君克欽輩數人俱至籟說天瑞猶豫先公以太夫人老病不得行伯昂云報命克欽南逾嶺表間入閩微觀之崎嶇兩淞出金陵轉入巴蜀還寓長沙歷湘潭以歸與先公謀曰吾觀群豪智略下獨友

定忠義殆可倚也乃復之閩友定承制授克欽奉議大夫同知邵武路叅其軍事友定用法嚴往往致濫輒爲營解全活甚衆當行兵擊賊入建陽山谷間卒遇千餘人圍之數重執長刀躍馬奮鬪賊首兩人直前來刺將及忽大呼辟易其衆曰且止且止此吾父蕭公也使語之二人跪曰我嘗見獲於君賴公救之得生今雖衆寡不敵我終不敢背德布陣稍却羅拜雲集行建寧光澤道中有七人者執兵而前跪曰生我者公也每思無以爲報今幸道經我里敢以白金百兩爲從者獻蕭君不識也其人各言姓名及所以營解其生之狀君慰喻却其獻而去洪武元年戊申隨友定至京友定死君以親老辭不仕歸田里年財四十二事親以孝聞讀書教子自娛祈寒威暑手不釋卷親戚子弟從學多所造就洪武戊

寅六月二日終于家享年七十二於戲可謂全名福矣君生元泰定丁卯歲餘親母王氏卒繼母王氏鞠之愛之逾已出岐嶷不凡幾冠從受書於安成羅先生學成教授其鄉卓然以不墜其家爲念而所以去就卒如此可謂難也矣余聞之先公常欲爲之傳其事今子翰林檢討引高與余同修太祖高皇帝實錄見友定之事而歎蕭君之不可作也引高亦感風奉狀請銘余不敢辭也按狀君諱寅克欽其字所爲文章早曰舫中集晚自謂舫中叟學者稱秋舫先生系出齊鄱陽慶居山東濟寧有諱忠國者事宋高宗爲吉州出防禦使子女婚吉水城西章氏子孫遂爲吉水人高祖典簿公文布曾祖信可祖德永父雲心世積忠厚連姻士族娶艾氏先卒繼王氏徐氏子男五人長仲高其季金高皆先卒次卽引

高次憑高次持高皆能世其家女子三人適士族孫男子十
四人慶榮回艾明會弘卒儀益本遵係全曾經曾孝蒙親以
壽終之歲葬君子邑之仁壽鄉荷塘山之原銘曰

有偉蕭君世之通儒縱觀四方議其賢愚得所宜歸之死不
回從容進退鍾鼎若違蔬食之甘韋布之溫天錫壽祉有賢
子孫得譽之真身後乃定蓋視厥銘惟善無競

故奉政大夫大醫院使戴公墓誌銘 王汝玉

宋樂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政大夫大醫院使戴公卒
於浦江故第其孫紹以丙戌年十二月十七日卜其鄉獨秀
山之岡奉襄事焉持前春官大宗伯鄭公沂狀不遠千里來
京師謁余請曰近故以來大夫之沒咸得乞銘於文章君子
述其潛德善行鐫之貞石或揭諸墓阡或瘞諸幽宅以貽永

久先祖考不幸大故而封塋之石未有其辭不肖之愆何以
自道願先生哀而銘之余辭不容乃按狀敘次爲銘公諱思
恭出唐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諱昭
後至公歷廿有一世曾祖諱濤祖諱暄父諱堯皆隱居不仕
素以詩禮相承稱浦江望族公資雋敏讀書必求聖賢微言
奧義爲文若詩不尚浮藻務底有用於時暇日於星象堪輿
風鑑之術靡不旁推曲究尤精心軒岐書烏傷之丹溪朱彥
脩氏得許文懿公道學正傳學醫于武林羅太無盡得其秘
公先府君蚤從之游繼遣公往執弟子禮受業其門丹溪一
見輒奇之悉語公濂洛授受之懿及醫學諸家要故以醫道
鳴浙東西洪武丙寅三月

皇上龍潛北京嘗患瘕聚遣使

召公治療刻日奏功

晉府親王邁未疾亦迎致公隨獲異驗厥後

晉府計聞

高皇帝馮怒王國臣僚悉逮赴京時公侍左右從容進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飲臣之藥數矣然竊慮其膏梁之毒復作也今乃果然

上於是釋然改容諸臣咸得不坐壬申七月

太祖高皇帝徵公入朝將屬領太醫院事公以老病辭授階迪功郎職御醫值風雨免朝戊寅夏五月

高皇帝大漸公同列進藥不稱者皆麗于辟獨指公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慎毋恐近臣聞于遼府親王爲書二大字賜公肅慶二府咸爲贊詠朝野名卿鉅儒播之篇翰克物卷帙也

皇上正天位超陞今官既就職後以耄不任事爲請弗從至數四乃許之仍賜誥命金帛致仕歸田里甲申冬十月復命使者乘輅召公伏枕不起乙酉夏四月以安車入因公衰病免行拜禮優臥官舍惟特召乃進見是冬十月復請乞骸骨勅十五日吉治行俾禮部選官護送瀕行諭公曰朕復召汝汝其來也公既抵家出賜金脩祀事遍召親故宴飲爲樂置嚴葭拜丹溪墓載酒造邑中從所知敘平生歡用昭恩貺之隆甫旬餘疾作公自知不治將易簣召諸子姓訓之積善守法具告以不能補報

聖恩爲身後愧言已而逝享年八十有二卒之明年春二月勅命行人翁綬諭祭于家

御製祭文褒獎至備具載國史公歷事

晉府親王邁未疾亦迎致公隨獲異驗厥後

晉府訃聞

高皇帝馮怒王國臣僚悉逮赴京時公侍左右從容進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飲臣之藥數矣然竊慮其膏梁之毒復作也今乃果然

上於是釋然改容諸臣咸得不坐壬申七月

太祖高皇帝徵公入朝將屬領太醫院事公以老病辭授階迪功郎職御醫值風雨免朝戊寅夏五月

高皇帝大漸公同列進藥不稱者皆麗于辟獨指公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慎毋恐近臣聞于遼府親王爲書二大字賜公肅慶二府咸爲贊詠朝野名卿鉅儒播之篇翰克物卷帙也

皇上正天位超陞今官既就職後以耄不任事爲請弗從至數四乃許之仍賜誥命金帛致仕歸田里甲申冬十月復命使者乘輅召公伏枕不起乙酉夏四月以安車入因公衰病免行拜禮優臥官舍惟特召乃進見是冬十月復請乞骸骨勅十五日吉治行俾禮部選官護送瀕行諭公曰朕復召汝汝其來也公既抵家出賜金脩祀事遍召親故宴飲爲樂置榼葭拜丹溪墓載酒造邑中從所知敘平生歡用昭恩賜之隆甫旬餘疾作公自知不治將易簀召諸子姓訓之積善守法具告以不能補報

聖恩爲身後愧言已而逝享年八十有二卒之明年春二月勅命行人翁綬諭祭于家

御製祭文褒獎至備具載國史公歷事

兩朝藥餌所施奇効不可殫述金縢楮幣上尊珍饌駢蕃之
賜殆無虛月公平生亦誠慎寅畏未嘗少有過差是以遭逢
眷知終始一致自古迄今士之榮幸蔑以加焉蓋公之學出
於丹溪丹溪之學源深而本固非近世醫家者流所可比余
曩得其書讀之爰自易水張氏河間劉氏東垣李氏曠百載
泝而上焉極於素問靈樞宗旨推天人文合之理辯陰陽偏
勝之氣其識卓以明其說詳以密以故見之於用能起死回
生動若神助一洗拘方泥法之陋誠儒者格物致知之急務
也公以所得於丹溪者觸而伸之類而比之研精覃思明體
適用宜其遇病施治若矢發機必中正鵠彼不善爲射徒袖
手操弓莫知攸措焉公今已矣後之人能知丹溪之學者皆
公有以倡啓之也公娶諸暨楊氏生子男二曰儒曰儼皆先

公卒孫男四孫女四其請銘者長孫也銘曰

二氣流幹天清地寧人於其間稟茲粹精苟或滯焉灾疢以
成學喪千載彼昏孰醒匪有先覺疇探其情金元之際群賢
迭興貫道三才窮玄洞冥後丹溪氏遺緒是承載闡微言大
宏厥聲公遊其門擷華纂英

皇皇聖世以醫自鳴際遇

兩朝丕膺寵榮公雖已矣不死猶生垂範後學識是夷行濟
危扶殆有則有程獨山之原閔是泉扃過者必式視此刻銘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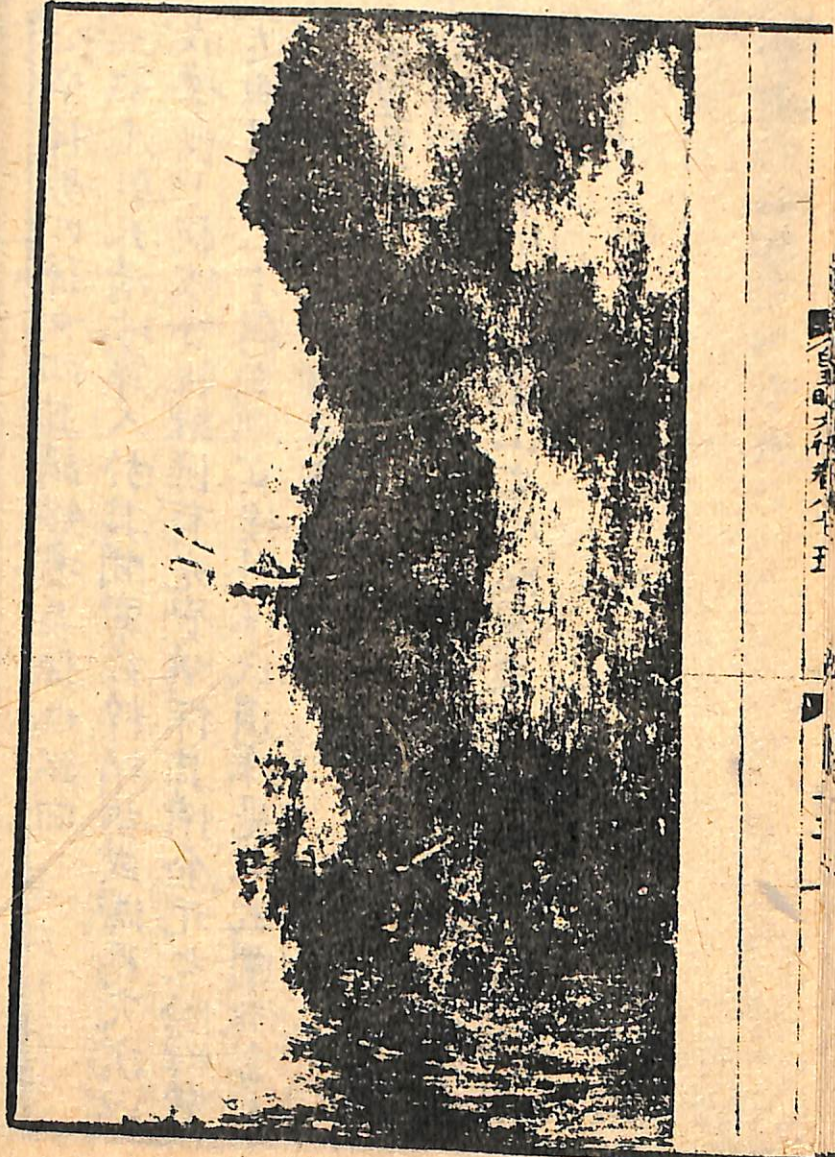
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僉事劉公墓誌銘

胡廣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時所稱譽者
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
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奸深爲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
歷間關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
拜浙江提刑按察僉事決積歲治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繫



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咸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竟爲
陳所銜傳致其死時洪武六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九公諱宜
正季道其字其先沛人唐末自沛官袁五季之亂由袁徙吉
居永豐瀾溪曾祖諱其兩領宋漕舉授新淦縣丞祖諱其恒
山縣令父諱奇相元至治癸亥領鄉薦爲東湖書院山長吉
安路儒學正撫州路儒學教授母張氏公居幼穎敏過諸兄
八歲隨父居東湖讀書聲琅琅聞于外賓客往來應對閑習
人多譽之九歲喪母哭泣逾哀十三喪父居喪毀瘠不勝始
事鄉先生劉惠心繼從山泉解先生二先生咸異之時郡守
開堂試公年十八就試中高等獲綵綺二既而持所學試于
有司再不利有得其文讀之曰如此而見擯斥命也季道奚
辱公曰吾學未至耳非有司病吾元季天下繹騷其友梁某

爲福建招討託致其母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
其拜公曰微公其孰能致吾母終身不敢忘德嘗與姻戚居
逆旅忽得疾公親爲調藥餌既死公抱之而哭解衣葬之所
遺金悉以歸其子兄弟四人長皆先沒惟仲兄存公迎至家
養之比其沒葬祭皆盡其情無子以次子爲其後公娶邑曾
氏賢而有婦行自公沒惟以教子爲事子三人長曰忠次曰
勗幼曰肅字子欽子欽登永樂二年甲科爲名進士入翰林
爲庶吉士其文學爲儕輩所推讓女一人適某孫男九人女
二人距公沒三十餘年將卜葬于某山之原子欽始以狀來
請銘謹按狀而銘之銘曰

嗚呼劉公挺然之英政事文章焯有時稱發奸之言揚于大
廷巨蠹一聞膽落魄驚諷辭戒逸治定功成至誠有動

錫賚寵榮載歷風紀激濁揚清事有失頗公執其平伸抑理
枉獄無歎聲奸臣街公頃不忘情傳致公死惡害公生生有
不沒死則公寧公天既定彼奸曷勝以磔以裂

天子聖明公憾既釋烈日薄冰彼奸鬼蜮公猶列星有燁其
芒南極長庚伊彼鬼蜮稔其穢腥有北豺虎以莫不憎公有
令子式克繼承以昌家學申科聿登庶或在茲報公冥冥有
封如堂以安公靈爰伐貞石鑲不朽銘百世之下斯文是徵

羅公矇叟墓誌銘

我

太祖高皇帝秉運龍興文武智謀之士四方雲集各獻其能
夏雞暴捕肇建洪業偏漢逞兇殲于鄱陽其子理潛歸武昌
上不欲窮兵乃遣儒生棹三寸舌以說之廬陵羅復仁承

命往說說下完城不費一矢雖其口舌之功而實本於

太祖不殺之仁有以致之也復仁質直遇事敢言以是功授

弘文館學士後賜休致于家其從子養蒙好言語持辯論侃

侃無所避人謂有其從父風而文學或過之羅氏代有其人

養蒙諱以明養蒙其字自號曰矇叟幼知慕學家貧母鬻簪

珥以教之七歲善聲對十二三能為辭賦及冠為童子師常

得肉味輒先以奉親所得一毫不自私元末兵亂值太父母

及父三喪竭力盡喪葬不以貧窶廢禮一日假館新塗忽心

動亟回家時母遘疾甚危即禱天請以身代母竟死更二日

復甦謂曰適有神人告我云更與汝壽五齡人皆謂公孝誠

所感母後果五年而沒母沒哀痛幾絕終喪如一日自是遇

歲時祭奠必泣下沾襟鄉人見者莫不稱歎故公之行有以

服人雖冠盜聞公言自感愧不復爲攘竊 國初有魁公仕者公曰我逢 聖朝爲太平之民謳歌由野以樂治化教子課孫以報覆育之仁吾老矣無能爲矣今

天子卽位改元永樂其中子汝敬領鄉薦明年上春官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陞修撰皆公之教也汝敬嘗迎公來就養公時猶康強朝

上千奉天門見

皇太子于文華殿特加問勞 命大官賜膳人皆榮之已而辭歸詞林士大夫多爲詩歌餞送于都門外觀者咸嘖嘖加羨公歸鄉惟日賦詩歌頌太平間以書勉其子惟盡忠孝年已八十六耳目聰明飲食無異平時一旦脩然而逝永樂壬辰十一月廿三日也生故元泰定丁卯月日曾祖德茂元瑞

州學正祖仲哲父時中俱博學有文章母蕭氏配蕭氏再娶李氏俱先歿子男七人曰忍曰德曰盈曰恭曰肅卽汝敬曰仁臨江郡學訓導忍德先卒盈爲復仁後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曾孫男某曾孫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葬于鄉某山之原汝敬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所述行狀泣請予銘予生也後嘗忝與公有文字之交且辱相知詎可以辭况公平生學問操履出處大槩表表可稱至其事親誠孝感動神明此猶可書謹按其實而銘之銘曰

羅氏之先始出錢塘有衍其支乃迂豫章奕葉廬陵復蕃吉水桃林之墟蔚蔚嶷嶷科第相望寶祐迄今有睥高曾襲其簪纓猗猗矇矇式承家學以孝事親質神無忤士服儒紳八十六年鶴髮童顏飄然若仙逍遙林壑優游卒歲他人天爵

公獨良貴公今逝矣以及其真九原不作永闕斯文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楊士奇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耆儒碩師往往多在微 詔數下或進而階顯融佐化理或退而信廉節成後進皆卓然有益於世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啓兩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節表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年子啓先生首舉明經爲監察御史明年竹亭先生以說書徵旣至上書論事更授福建監運副使以老得辭子啓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崇慶州政治赫赫已而罷歸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啓先生亦幾六十伯仲恭愛隆然居必一堂出必鴈行長身玉立儼乎端恪巍冠褒衣襜褕甚偉蓋望之如神人無不肅然起敬畏者至其接人色莊氣溫雍容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

之焉竹亭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其別號幼讀孟子卽知辯於義利稍長刻厲學問嘗從元進士楊升雲彭復初治周易造其室奧自六經至於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及子史百氏咸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往古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的而履之確也嘗一試有司不合卽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往還皆當世名人元季江西叅政全普庵撒里守贛州禮遇先生辟爲行省照磨又承制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逮

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年侍御史吳去疾言泰和王沂經學操行宜在侍近遂徵爲說書至未幾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者愈衆傾竭底裏隨其材而篤之而皆有成先生資識高明內貞外和氣度弘偉規範自

然安成進士劉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凜乎大阿
之未出匣嚼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卽之弗可狎
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雪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
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至歲時壟祭循
古禮燕處必嚴未嘗啓口及人過失有文集若干卷承旨宋
公濂爲之序詩若干卷襄城楊伯謙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
某日卒年六十有七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導之後
由金陵來徙至宋戶部侍郎贊顯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
于世至圭爲榮王府賓客與周文忠楊文節皆善學者稱虹
溪先生虹溪若干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李韓公復嘗薦
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氏繼李氏皆有賢
德子男一伯貞舉明經累官瓊州知府女一嫁嚴玄齡孫男

二信直直舉進士爲翰林修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初葬于
秋鄉大徑之原至是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改葬先主新山之
原使直屬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
老長識先生者盡矣當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
之學者有志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重世好
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
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

奕奕王山澄江洋洋衙歟先生邦人之望江山出雲雨于下
土君子之道有畜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佐理于隆濟濟
偕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衙歟先生曷究予思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定襄
公墓誌銘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蹇公薨于位先四日以疾聞

上遣大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大監以衆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分寸裡益然區區犬馬之誠所望於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已而絕訃聞

上深悼歎屬時國有大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

敕工部治喪塋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定遣某官某賜祭而官其長子英英等奉親歸塋有日求余為銘余與公同朝三十有五年而事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陪公公國家老成人所

以啓益士奇蓋多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曾祖繼祖妣牟氏祖均壽妣雍氏考源斌妣胡氏繼羅氏以公貴贈曾祖祖考皆榮祿大夫少師吏部尚書曾祖妣祖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長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哲時為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督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事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旨而數見獎賚初名瑤一日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驛歸蓋特恩云服

關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 特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
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敬甚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
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授資善
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 詔悉復之公從容爲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者賴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

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命公爲詹事時師傅皆以勲臣兼之而
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
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夫十年 車駕巡狩北
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 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

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
聲色而事賴以濟 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三代滿九載

賜敕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 國家之褒數奉命兼
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 皇太子皆遣官賜祭

皇太子贈賻尤厚有 詔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問兵民休戚

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 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點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興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 賜冠服象笏及玉帶二遂進少傳及進少師 賜師傳之臣銀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卽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繼 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妻於公數人誥詞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所以望公等者甚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舊勞特製蹇忠貞印賜之而 賜敕有以善翊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

時修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修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

仁考之初繼奉命監修

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扈從征廢人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巡邊旣還以公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賜敕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繼 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蓋以褒

德云 賜新第於文明門內寵錄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降 敕褒諭仍 賜宴禮部是歲生旦賜鈔萬緡廐馬一匹

命上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夕齊宿於公得疾越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爲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爲包含必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嘗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爲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嗜玩好傳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

蓋兼有之矣元配劉氏繼張氏皆封夫人子男四長英次芳次英次荃英荃皆尚寶司丞荃先卒女二長適馬駿次適李成孫男四霖霖震露露女一公之葬以薨之歲某月日墓在巴縣某鄉某原先塋之次銘曰

節于蜀山浩乎蜀川孕精毓靈挺生偉人溫中穆外履夷蹈素

皇明麗天奮躍自下在

帝左右秉恭與誠掌 帝之制播告四方進貳天官遂職冢宰簡用俊良往興至理

帝命游隆俾輔 聖儲陳厥謀謨 聖罔弗俞四紀在廷三翼升御肅肅師臣秉王之度一念惟仁永矢不渝寅畏小心保終猶初陰利逮人人則罔覺惟

帝昭明褒詔有數嗚呼忠定維國老成曷不勅遺翼我
聖明生榮苑哀死且不朽昭德刊辭永告爾後

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墓誌銘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
安楊公奉勅歸展先墓既畢事卜日啓行病作衆曰曷俟
少間公曰君命不敢稽也挾醫以行至臨安武林驛病加
遂不起是年七月二十也守臣治棺斂既馳奏

皇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
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莅祭遣中使護喪還葬其鄉命有
司治墳公先世見余譔其大父墓碑會大父伯遜大父達卿
父伯成皆贈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曾

太母黃大母謝繼阮母劉皆贈夫人公初名子榮字勉仁自
學諸生鄉試選第一會試第三廷對擢第二甲賜進士出身
入翰林爲編修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
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
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
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卽遣
行人許子謨齎敕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
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卽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敕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發奏
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

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

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 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 賜二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兼春坊官任輔導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經史四年春公得寒疾 命中官以御醫來視賜藥物五年奉 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視守備還奏稱 旨六年夏喪父給傳歸既塋遂 命起復是年冬喪母公奏歸守制時已下 詔巡守北京不許七年春內閣胡公及公金公奉 命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降虜脫脫不

花等率部來歸 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

上悅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爲寧遠侯八年春

車駕北征本雅失里公三人仍扈從至驢駒河 命公先齎

敕還報

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還南京九年春奏奔母喪遣中使護送既還

皇太子命公侍諸 皇孫學且命公曰嚴則有成公盡心不怠重脩

高皇帝實錄命胡廣胡儼黃淮及公爲總裁十年二月賜

誥命并追贈父母妻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爲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敕彬率師勦之且 命公往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

阻今泣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王師遂
救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十一年春從狩北京十二年三月
從征瓦剌時 皇長孫侍行

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有暇卽與講析理義開其聰明
尚寶司官闕命公兼之既還 敕翰林修性理五經四書大
全公三人皆爲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庶子扈從南
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十六年夏進

高廟實錄賜宴賚胡公沒公掌翰林院事益見親密一時廷
臣狎恩多縱忌公抗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
欲踈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
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政大夫十八

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採集
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
今復徵非信

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
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饟不
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
者皆敷

上怒公悉委曲爲之辯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駐蹕萬
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士干來歸
命公往議定降歸奏稱 旨廿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
繼

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二公言遣使諭虜釋其

弗臣之罪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劫掠請 敕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爲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卽良民先被害願遣一 敕使撫諭之不足煩兵

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一日

上從容坐帳殿諭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政務此歸悉付以天下事吾惟優游莫年二公共對曰

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陛下付託

上悅師次榆木川

上不豫旣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歛一切之禮悉出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報旣至同尚書蹇公等議喪禮遂議卽位

禮

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兼兩職學士逾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山陵事殷太監孟繼極言公盡心喪事

上嘉歎卽陞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 敕褒諭三俸俱

支尚書一俸全給米洪熙元年 賜誥贈三代考妣無幾

上命範白金為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繆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同受其一皆期之直言匡輔修

文皇帝實錄公預總裁

仁廟上賓時

皇太子監國南京遺詔召嗣位公往迎於德州旣還命公同有司相陵地

宣宗皇帝嗣位修

仁廟實錄仍預總裁高煦反在廷多懷二心惟文臣三四人

勸

上親征公其首也遂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駢蕃之賜馬騏
激變交趾黎利聚眾抗王師總帥尋弱不支輒與利和且為
利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

上以示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

上不聽竟偃兵息民公預力焉是年八月 車駕巡邊至遵

化聞虜逼塞下以道阻師難竝進

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公從既還陞少傅進榮祿
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三俸俱支辭大學士俸進

兩朝實錄賜宴資又範白金為圖書刻方直剛正四字以

賜公數月

上念

先朝老臣蹇義等四人皆春秋高竝 賜敕褒諭命

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公預焉

賜玉帶加有 御製詩

畫之賜公滿三載吏部以聞賜 敕有忠言謹論裨益為多
之褒賜宴禮部遂賜少傅誥進封三代後兩扈從巡邊皆至
洗馬林而還

宣廟上賓公復偕有司相陵地

皇上嗣位公與同官三人協志合力以効裨益賜賚特厚修
宣廟實錄皆為總裁書成進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尚書
大學士如故賜玉帶時

上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謁告省墓賜 敕褒諭
加厚賚給傳遣中官護送既還京道薨春秋七十公仕於朝

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九爲人聞疏果毅
遇事當爲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
率歸寬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方裔邊徼
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率預中內篤孝
友睦姻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踈戚喜
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小大皆歸心焉故聞其沒
也咸有嗟咨悼惜之意所著文章有默菴集雲山小藁靜軒
藁退思集北征記訓子編藏于家元配劉贈夫人繼劉封夫
人皆里處士仲穆之女子男六恭讓錫賜貴芳貴通女七兵
部主事雷潛詹鑣陳順德蘇潤其壻也餘在室孫男十二奏
儼倫俊儉佶儆佐倬偉倬儀女七曾孫女一皆在室士奇與
公同僚三十有九年同事

四聖今內閣舊臣惟吾兩人未能退公又溘先余逝公之塋
其子屬少保楊公書墓上之石余銘諸幽鳴呼凡今能文士
大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交之久知之深言之
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銘曰

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

聖明光奮于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翱以翔舒華振英北
裔西陲從狩萬里職典者文亦兼知武羌虜腦臆帥坦弱強
重瞳屢顧敷奏惟明晚陟三孤貳公弘化恪恭朝夕敢或違
暇

帝懷敷仁鞠躬承之民懷被福黽勉成之志存寬惠行在果
斷嘉謀讜議褒書有煥予告南旋曾幾何時上下延佇而計
奄來越昔內閣七人同事在再三紀我銘其四公壽考終哀

榮寵光於乎文敏歿也不亡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七

墓誌銘

故工部營繕司主事劉君墓誌銘

楊士奇

永樂二十二年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劉季篈卒於官其孤紳寅奉事狀介吏部郎中陳叔剛請爲幽堂之銘將歸塋焉君爲刑部侍郎時嘗監修永樂大典于文淵閣與予常相聚有知契故不得辭按狀劉氏其先汴人宋建炎初其官某扈從南渡遂官餘姚其子孫業儒亦代有仕者至諱某爲丹陽書院山長嘗考浙江鄉試其祖也諱某爲慈谿縣儒學教諭門人私謚中肅先生其父也母張氏君諱韶字季篈以字行自幼端靜喜學問爲父母所愛旣承其家訓長而進學鄉先生宋玄僖王子孟暘之門刻苦自勵二先生咸器重之登洪武

甲戌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時重行人之選非進士不授凡
方嶽大臣率出此君爲之一以所學不肯苟嘗持節使雲南
四川朝鮮所至宣上德達民隱餽一毫無所受事聞
賜鈔襲衣丁丑陞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先是陝有逋賦民積
歲不能輸有司峻刑督之君至慨然曰民困故不能輸爲之
父母又忍峻刑督之耶與其寡謀分行郡縣解其繫緩其期
勞來綏輯而從容勸誘焉民皆感激思奮曰是赤子矜念我
我可不戮力以累仁人奔走假貸以輸無幾畢完陝不產硃
砂而歲有課額民窘不能償至或償其家者君爲奏罷之洪
渠水溢爲民患躬行視之爲設法治堰民賴以安蓋凡可以
利民者率盡心焉華有郭子儀祠已壞過之嘆曰此崇德教
民之務何可忽督令丞脩葺之凡所過祠宇有關風化而壞

者必風郡縣葺理之其達政體舉類此在陝四年可書之績
尚多被召爲刑部左侍郎左懇懇重民命平反具獄數事
陝平民王某爲強盜所引逮至而所引者已伏法不能自白
君察其冤召所引者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詞竟得實王免
於誣有典守錢穀而虧允者旣被逮則援引千餘人同罪君
廉知其誣卒辨所誣引者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
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殺之而誤中趙朱實不知天未明行
十數里逆旅主人疑朱殺之追執送官鞫訊考掠朱不勝遂
誣服不敢求辨君獨曰是偶邂逅相聚非素有負且計其裝
非有圖也特緩其獄遣人密察之無幾有司竟得殺趙者而
朱以緩獄不死楊州民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
傍旦視之柄有隣家蘇氏私識官捕鞫蘇曰家失此刀久

矣不服既備極諸刑竟誣服君潛使人懷刀往察其隣一童子識之曰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蓋其理刑一以求生爲務永樂乙酉

朝廷廣召文儒纂脩大典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監修而擇六卿之貳有文學者一人爲之副遂以命君討論裁處人多服之書成受厚賜庚寅坐失出罪人左遷兩淮鹽運副使未行復留丁酉改工部營繕主事躬勤治職未嘗以崇卑爲意壬寅得痺疾明年正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爲人清素雖歷顯要而泊然自持居家教孝友之行接人有謙讓之節雅容雅度有犯不校閒暇手不釋卷治經長於春秋喜吟詠冲澹優柔有陶靖節韋刺史之趣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潘氏子男四紳寅辰復辰中永樂庚

子順天府鄉試先君一年卒女二長適安遠縣學訓導趙佐次尚幼君之葬以洪熙元年正月八日其墓在其邑某鄉先隴玉燭之原銘曰

學有以用於世才有以達其志得失無所作乎內勒銘其藏垂休永代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榮祿大夫

少保謚文靖金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公以宣德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卒訃聞

上嗟悼甚至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 命禮部尚書胡濙賜祭又 命自喪至祥禫皆遣官祭 敕有司治喪葬百需所以褒寵之厚且備矣公諱善字幼孜以字行其先世見余

所作其考雪崖先生神道之碑公自幼嗜學問內承家訓之
篤長從前進士聶鉉先生受春秋經得其微旨中進士乙科
授戶科給事中

太宗皇帝初臨御注意文學士改翰林檢討居無幾簡翰林
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七人者廬陵
解大紳胡光大永嘉黃宗豫南昌胡若思建安楊勉仁公與
士奇也數月皆陞官公爲侍講授承德郎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翰林春坊司經局之臣日講經史公專
說春秋敷析簡明 睿旨稱善遂命纂十二公事作春秋要
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授奉訓
大夫七年

車駕巡狩北京公與光大勉仁同扈從八年扈從北征冬還

南京陞奉直大夫十年

賜誥命贈其考守正爲右春坊右

諭德母陳爲宜人封母羅爲太宜人贈妻孔爲宜人十一年
扈從巡北京從征北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仍兼
諭德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爲總裁官授奉議大夫十四年
還南京明年扈巡北京預修

太祖皇帝實錄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二
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旣旋師中道

宮車晏駕初喪至欵皆勉仁與公據禮行之旣而勉仁先馳
歸報道中之儀皆咨公而行

仁廟嗣位進戶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踰
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大臣五人
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蓋以匡直勉之公其一也奉

命持節冊封

趙王妃及封

梁王洪熙改元

命兼禮部尚書三俸竝支大臣兼三俸者惟勉仁與公兩人賜誥命授資善大夫贈其祖仲卿及父皆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祖母周母陳皆夫人進封母羅太夫人贈故妻劉封繼室屠皆夫人以法司論死罪多冤抑命自今臨決必會大學士三人同審而公預焉詔百官有親違離三年以上者聽給告歸省公首奏歸省母蓋前此百司職務填委無敢言私至是公首奉詔賜資甚厚是歲丁太夫人憂

上嗣位詔修

兩朝實錄起公爲總裁官明年奉命持節之寧夏冊封安化真寧二王妃歷河南關東西之境弔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故址悉見賦詠所過兵民休戚既還具言於

上實錄成賜金織襲衣文綺白金鞍馬是歲扈從巡邊至宣府而還歲餘得疾

上遣大醫院官視療數月竟不起春秋六十有四公爲人簡易沈默溫裕有容居家敦孝友之行既仕事

上以誠持論必正扈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憊者

太宗皇帝知之以問羣臣羣臣未有對公直對宜遂班師凡於公務致勤不倦處同僚能讓於人況愛無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四方求者無虛日靡不酬應得其一篇一詠者皆寶重之書兼工真行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四不伐善不驚名初陞學士寵賚日加即以盛滿爲戒名其燕處之居曰退菴疾革士奇與勉仁問之有何言公言受國重恩上無所益朝廷下無所益生民何言傍或啓之請

身後之澤者公正色曰君子所耻訖終清明未嘗片語涉亂
既卒自公侯六卿暨諸司之長皆哭弔奠祭士無賢愚皆有
喪善人之嘆嗚呼儒者際遇始終光榮如公一世其幾何人
公之所存蓋無忝矣子男五長昭伯宣德二年進士次武伯
堅伯文伯壽伯女五皆有歸孫男六女三公葬以卒之明年
某月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玉筍崔巍金川湛澄公生其間萃蘇挺英賓興賢能濟濟皆
至青萍出匣淬礪初試六御乘時登庸玉署清遠崇嚴參典
密務恪勤夙夕小心寅恭于狩于征龍旂率從

上承簡知履坦平平鵬游滄溟鵬翔九天歷事

三聖敬終猶始不競不綽有譽無毀方簡大用 天府所藏
崇碑厚碣敷在四方謙退之存易簣不貳嗚呼文靖可式有

位

國子司業張公墓誌銘

楊榮

永樂丙戌秋七月三日國子司業張先生以疾卒于太學之
官舍京師士大夫與夫六館諸生皆相與哭之盡哀既奉匱
南還卜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山之原國子學正順昌
黃立爲述先生之行徵予銘之予生也晚忝以科目入京師
濫官翰林辱先生折輩行相契厚今先生歿矣烏可無銘文
以告後世遂弗獲辭按狀先生諱智字玄畧姓張氏其先爲
延平之順昌人曾祖某隱德弗耀祖元贈滄州路平陽州判
官父昇元以神童薦補太學授秘書郎五轉而爲江西儒學
提舉母范氏周氏生母陸氏先生以元統乙亥某月某日生
自幼有大志聰明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羣兒爲嬉戲之事必

正色端謹如老成人稍長卽能勵志於問學嘗慨然曰采玉必於崑山探珠必於滄海士之爲學豈不出戶庭管窺蠡測所能至哉卽日挾策入元都交當世之名士用薦補入國學元之季四方兵興先生以才出叅閩省機務省臣承制授先生同知新喻州事已而知之不可爲浩然退歸

國朝初定天下先生卽建陽之崇化里麗掃一室置古今書籍其中窮搜博覽沛然有得於心鄉黨爭企慕之洪武戊午以明經應薦上吏部授夷陵州學正凡九載以內艱歸旣服除入覲

太祖高皇帝方任賢圖治知先生才可用遂超拜禮部試左侍郎卽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先生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輸未幾實

授右侍郎其在職能秉禮不遷綱紀秩然人莫不敬服之居二歲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陞博士後遂擢司業先生能誘掖獎勸以誨諸生故鮮弗底于造就其教人一本於道德仁義之說孜孜焉開導後進老而弗衰一時學者莫不師宗之永樂初

今上幸學衆推先生講易特蒙寵異賜予甚厚至是卒享年七十有二初娶魏氏繼室某氏子男二人長時早夭次取孫男若干人曰某曰某榮於先生同里少時已聞先生名心竊仰慕暨官京師得朝夕從先生杖履之末以聆緒論私以爲幸孰謂先生奄然永逝而竟弗得以終惠教嗚呼可勝惜哉然先生之文章事業不可以無述也謹撰爲銘文一通以納諸墓庶後之人有攷焉銘曰

猗嗟先生早馳駿聲蒐羅百家學需以盈元政不綱才弗大顯

聖朝肇化齊志斯奮靈仕夷陵允爲範模諸生雲從濟濟文儒爰貳春官

帝心簡在譚論嘉猶國史具載晚教成均爲學者師六館化之時雨是資書林之原卜此窳夢過者式之先生之德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曾公墓誌銘

宣德七年春正月辛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曾公卒于北京之官舍予與少傅楊公往哭之士大夫皆往會哭翊日子二人以聞

皇上悼歎卽命禮部賜祭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

命工部治墳塋兵部給舟歸其喪將行其季子种謁予拜且泣曰种父未卒前二日屬春坊庶子周公狀其事行命种請墓銘於先生先生幸賜之以慰先人於地下予聞而益悲念與公安好三十年而今已矣奚可解銘公諱榮字子啓吉之永豐人其先世出自武城西漢末邴國十四代孫諱據者避王莽之亂率族人南遷散居南豐廬陵諸郡至宋兵部侍郎江西湖廣安撫使贈武成伯諱晞顏者公之高祖也元翰林直學士諱德裕者公之伯祖也翰林編修知制誥諱巽申者公之祖也考諱叔本妣張氏公幼穎敏端重言笑不易五歲盡識象戲字七歲從學伯父兩舉十五以其所學訓族人子弟十七出教新淦胡氏塾已有名時儒者鄒仲熙鄒幼亨輩皆忘年與之交二十充邑庠生教諭戴正心文學老成尤重

公既作詩勵之復爲龍說期其大用永樂元年中江西鄉試明年禮部會試中選者四百七十人公在第八庭試遂中第賜進士及第

太宗皇帝奇其才親批所對策褒美之賜冠帶朝服授翰林修撰承務郎未幾詔選進士二十八人俾進學文淵閣公爲之首

上嘗召問典故公奏對如響每應制詩文皆立就由是深沐寵眷纂修永樂大典命爲副總裁授儒林郎五年陞侍講授承直郎丁內艱

大駕巡狩北京起復舊從同邑有坐奸黨事逮公者人以爲危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公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不

戒火延及禁垣

上亦以公故置不問嘗與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於

上前公獨先成詞氣豪宕

太宗深加歎賞陞承德郎滿陞侍讀學士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重沐賜資丁父憂復起就職

仁宗皇帝嗣位

皇上正位儲宮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授奉議大

夫賜詰命贈其父爲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母爲宜人洪熙初元侍

皇上監國南京宣德改元與修

兩朝實錄書成賜金織襲衣白金文綺進詹事府少詹事

賜寶帶曰直文淵閣歲時屢拜御酒珍饌白金鈔幣之賜

恩意隆洽一日趨朝以欬嗽遽引退

上遙見之詔免朝叅公益敬慎弗懈踰年疾復作

上亟命醫往治公知不可起自爲贊遺相知者訣別遂卒公生洪武壬子八月戊戌享年六十有一既卒公侯六卿以下皆往哭奠而士林君子咸共悼惜以爲斯人不可復得矣其配鍾氏有賢行封宜人子男三長柎先卒次稷次种女五劉敦會鍾公鉉周秀夫胡顯勉高欽夫其壻也公姿貌魁偉襟度夷曠孝友忠實出乎天性而才氣志行尤超卓不羣兩京鄉試禮部會試屢典文衡去取率公平素獎勵後進以爲已務宗婣鄉邨有急難靡不用情善飲酒與賓朋觴詠談笑傾倒意豁如也爲文章才思湧沛頃刻千百言不待思索工書而草書尤精得晉人風致四方慕而求之者足相躡其門至

於商確古今講論政治無不切當其葬以其年某月某日其墓在某山之原銘曰

偉哉曾公卓犖瑰奇少處鄉邑才已不羈永樂初科首

賜及第玉質金聲爲國令器居官翰苑克慎克勤文行之懿遠近著聞歷事

三朝竭心贊翊寵眷殊深屢進清職弗究厥施遽止於斯恩命之隆生榮死哀惟茲鄉邑山盤水遶銘諸其藏千古有耀

故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楊溥

洪熙紀元之初詔廣言路以來天下之善而漢中府學訓

導李君蕃上端本十六策

朝廷嘉納之驛召至京授行在兵科給事中九載考績稱

最將陞秩而君以疾卒于官聞者咸惜之弟蔚請翰林編修
江淵狀君家世歷履行義卒塋請予銘予嘗識君不可辭乃
敘而銘之君字秀實唐涼國公翹之後某世祖自洮州臨潭
徙于荆五世祖細元季徙蜀之富順祖允中復徙內江父季
賓以鄉貢進士任訓導陞教諭歷七邑所至能教人君生長
宦所自幼警敏異常兒既長力究羣經中鄉試會試中副榜
遂領教職以上疏論事陞行在兵科給事中授徵事郎其
為教官以師道自勉為給事中克舉其職命視關外城壘
還陳備邊策清理軍政於河南人稱公平還獻安養軍民十
餘事所至采軍民利病以聞每念二親不就養請分俸給之
朝廷宴賜或有嘉味美醢綵幣謹封識奉其親及得推
恩於父母乃請告歸省賜楮幣為道里資其處內外親姻

皆有思意姑二人早

迎養于家撫其子咸底成立朋友

鄉鄰以善相與卹困窮化橫逆皆可稱道家食時買夷僕一
人蓋嘗盜其酋長馬者及事覺酋長求僕殺之以三人易僕
君竟不與素甘澹薄言不及產業撰家範一編教戒子孫所
著詩文有鳴佩集藏于家壽止三十七卒以宣德甲寅春二
月二十四日季賓封如其官母陳氏封太孺人配黃氏封孺
人子男四人曰吉安曰某女一人在室正統元年冬十二月
二十一日葬其邑青岡原銘曰
駟馬高車萬里長途中道而仆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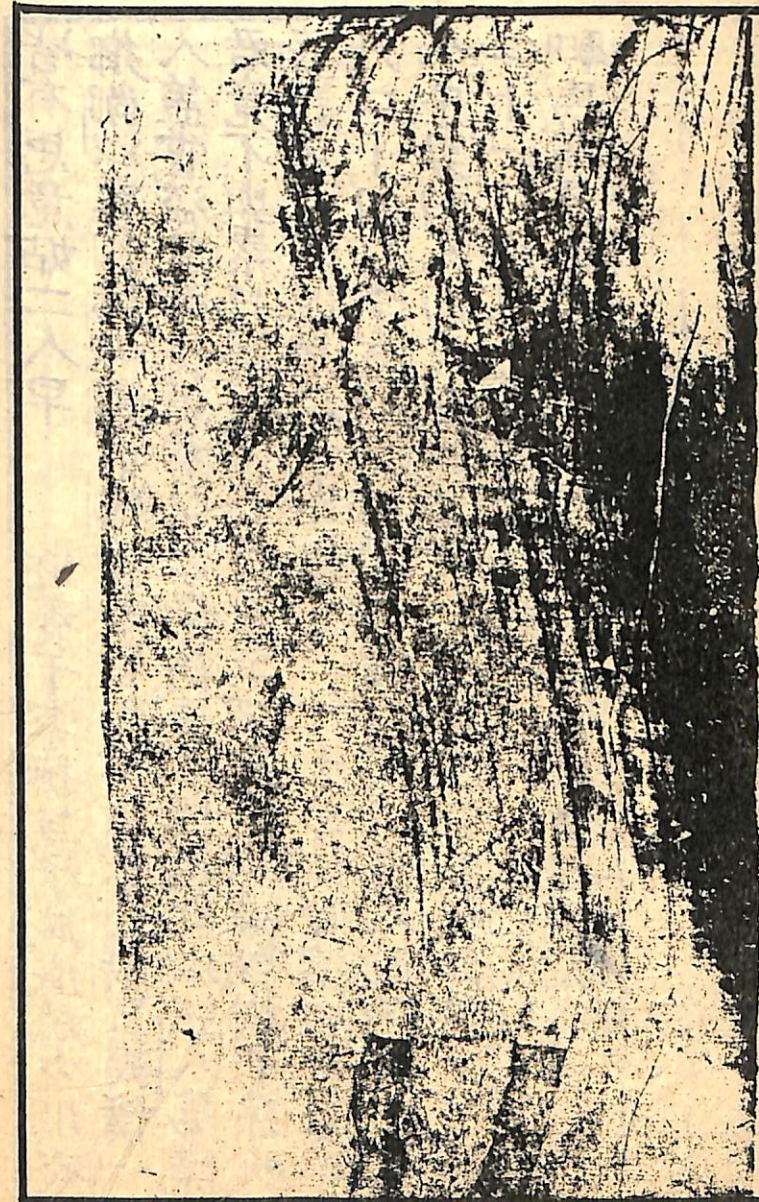
墓誌銘

北京行太僕寺卿兼苑馬寺卿楊公墓誌銘

胡

公諱砥字大用姓楊氏世居澤州之南村曾大父誥大父禎父伯新皆居鄉里為善士公自幼秀穎與羣兒處必習禮讓進退容止若成人長老見多異之年十歲入州學為生徒卽知務學既長學益懋遂充貢為太學生洪武甲戌登進士弟擢授大行人副嘗上疏言孔廟從祀宜退楊雄進董仲舒有功名教踰三載陞湖廣布政司左叅議舉賢能恤鰥寡去貪暴吏民懷服歲庚辰以言事謫居遼陽及

上龍飛特起授鴻臚寺卿時父已喪乞終制歸廬墓側日夕



哀慟人不忍聞永樂二年起復為禮部左侍郎後以巡視河道坐失職降工部營繕主事又調禮部主客主事八年春扈從北征典功賞有勞勩十年二月受命詣北京簡閱馬騎還遂授行太僕寺卿明年又兼苑馬寺卿而公於馬政竭心盡職往來畿甸之間監牧攻駒馬大蕃息至於有司政令之得失民情休戚之所關知無不言由是寵任益隆十五年十一月丁母夫人司氏憂護喪歸葬特蒙恩賜鈔千錠道塗給力役行次澤州之黃華里去家近一舍以悲哀匍匐得疾寓于勝因寺明年正月己巳竟卒享年五十有四訃聞上悼惜之遣官諭祭三月庚申葬于州城之東南村之原附先塋也配焦氏子男二人長璞次瓚女一人適李貴銘曰惟楊氏出自晉始伯僑衍厥胤歷秦漢微復盛炳公卿襲華

慶迄于今世晉城胄雖遙系乃明公挺生揚休聲著政績流德馨澤之東南村岡浮山鬱龍門蒼珏峯秀丹水長宅茲幽公之藏百千祀永不忘

嘉議大夫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墓誌銘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既卒其孤徵以予與公故乃寓書奉狀來求墓銘按狀公諱展字伯靜姓劉氏其先沛人後徙鄆遷發之金華則自公之曾祖三顧始也三顧仕元為明台上萬戶府經歷幼鞠于舅王氏遂因其姓故公之祖文璜父志皆姓王氏至公復姓劉公慷慨負氣節喜立功業以表見于世初

王師親下婺州公首上謁署為典籤奉命使方谷珍谷珍令左右飾二姬以進公峻却之其人斬而退浙江左承李文忠

開省于嚴辟公置幕下以資贊畫時元帥葛俊守廣信當祁
寒集丁夫浚城濠民苦之欲為變文忠止之不聽遂怒欲臨
以兵公請往諭以大義俊卽悔悟謝文忠意乃釋旣而授監
辦金華茶鹽官秩滿課最以親老歸養教授鄉閭嘗道遇故
人李惟中死於逆旅具棺斂瘞之任是母喪不舉遺金塋之
未幾二親繼歿執喪哀毀不勝衣所居室廬僅蔽風雨饘粥
或不繼處之裕如也里人劉十八懷金入城遇二卒圖其金
與飲醉之扶行水次欲加害公見力解之獲免後以懷不抱
德起為湖廣道監察御史臨江同知陳斌受賕及銀工盜金
皆坐死公為辯之得減死論居二年以謇諤聞擢知鎮江府
興廢舉墜勤於其政聞宋宗忠簡公墓在丹徒荒穢墓田據
於民卽加封樹復其田命墓傍寺僧收田之入以主其祀丹

陽道接句容細民任負載者往往因日暮行劫行旅患之公
嚴爲禁盜遂息郡有瀕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
民公請于 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
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阻溺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
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
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
公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旣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
河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爲收瘞疾者給米命以小舟送
出境賴以活者數百人永樂元年夏六月以預修

國史知故實 賜白金文綺襲衣陞江西布政司左叅政至
則以久雨江水汎溢九江諸郡瀕江之田皆勞饑民爲盜富
室多罹其害公卽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饑者蠲其役以

當其息官爲立券約明年償本粟由是富者樂從饑者得食
南安贛州等九府荒田糧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
堪公以聞悉蠲其額後以同官坐事相連免歸永樂六年秋
命下復起爲北京行部左侍郎出 特恩也公以老不任政
日被 顧問留京師者三年乃 賜敕書文綺鈔錠致仕歸
踰年復驛召至京 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又賜鈔錠遣官
督醫給驛舟送還至常州毗陵驛遂卒實永樂十年七月二
十二日春秋七十有八孫祚奉柩歸葬文星門下閣塘先塋
之次是年冬十二月九日也娶陸氏董氏董氏元中書叅政
嘉訥女前四年卒陸氏有婦道子男二人徵觀觀蚤世女二
人長適東陽施信厚東川軍民府經歷次適徐叔紹皆陸氏
出也孫三人祚祺禧女一在室予與公舊同史館知公爲人

直諒多聞而公亦以此自信有古節士風可尚已銘曰
不撓不汙而端其趨不激不隨而安以居 恩榮始終而善
不虛嗚呼來祀欲知其人視此刻磬

王希範墓誌銘

永樂十八年三月辛未禮部儀制主事王希範卒予既弔哭
退其孤錫持狀來乞銘將歸葬納墓中以詒諸後予與希範
永樂初同被選擢入翰林又同日拜

恩命爲檢討時希範年甚少氣甚銳學通而才敏於人少許
可獨以余齒少長頗推讓相與幾二十年始終如一日今已
矣銘不可辭按狀希範諱洪曾祖德甫祖善父輝世居錢唐
希範生八歲卽知務學及冠入郡庠從訓導胡粹中授春秋
日記數千言無遺忘下筆爲文辭沛然有奇氣率所事所言

若老成人粹中大器之年十八舉進士任行人將命關陝得使職人賢之未幾陞吏科給事中遂爲檢討修大典爲副總裁滿考陞修撰又陞侍講三以大比典文衡取士甚公職侍講踰二年遷今官適尚書呂公巡行關陝凡部事悉委希範敷奏論事詳明同列敬服

朝廷方屬意希範而希範竟遘末疾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疾也得 賜藥物其卒也又得 賜棺且給舟載歸

恩意隆至人莫及也初娶俞氏生子二人長卽錫次欽繼室劉氏前浙江按察僉事必榮之女生女一人寧奴希範之學月開日益淳蓄深博其爲文章務漸滌刮剴以期至於古人而遽止於斯悲夫將以年月日塋某處銘曰

昏哲強弱才也窮達壽天天也脩身俟命人也君子修其在

已俟命於天而已希範勤一世以脩諸已而卒不施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前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

梁潛

泰和始爲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

國朝初相繼爲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宗南渡始徙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者辟爲掾京口及

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款侯預有力其間遂從

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饋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剷革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穉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卽吳侯也吳侯以

民好訟告於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誓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冤願誨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虎適其時禁民私蓄兵民無所措訴于侯侯爲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以丁祖母憂赴闕陛辭 命留翰林院同議編大明律律成上進復

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嘉定末幾起後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 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誑誤方建繫間得疾飲水病結胃而卒臨卒爲詩壁間以慨道其

平生有白髮歸朝之嘆聞者悲之子存誠殯于都南門外三里店侯諱某生元某年某月某日歿今洪武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子四人長即存誠次存仁爲河南偃師縣令以歿次存義存信存誠今居嘉定存義存信從侯于廣遂留家焉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廨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至於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廉吏均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旣明而賞罰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歿爭欲爲祠立石以頌其德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膽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蔗境翁詩數卷題曰蔗境吟藁云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卓然諗知天命攀附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於當

時獨其善政在民者民不忘也瓊州守王君伯貞往來廣海間得侯二子訪之又素知侯之惠愛不忍其泯也爲序其事以屬潛爲之銘潛與王君皆泰和人也乃著其事之大槩吳侯安慶人爲殿中侍御史以歿其後無聞焉銘曰
民歷草竊窮奸偷及茲弭寧誇相讐大吞小噬病曷瘳正躬惠民邦兩侯後先敷政何優游隱絀舒伸暴帖柔回適海沮嗟相羞嗟哉我侯古罕儔衣被 寵光壯謀猷澤流盈溢爵未優身永逝矣名無休

襄城伯李公墓誌銘

王直

正統十二年十月廿五日襄城伯李公薨于位年五十五上聞震悼爲罷朝一日 命禮部致祭工部爲治塋塋供塋事公侯卿大夫士皆奔走弔哭凡諸將士嘗隸麾下者皆相

與會哭盡哀蓋公喜讀書明道理文謨武畧靡不究知其事君也忠其侍下也仁其制事也義其存心也恕是以上下痛惜之如此公諱隆宇惠平其先和州人祖旺生有奇材太祖皇帝龍興之日常從征伐立戰功累官至燕山左衛副千戶父濬又以軍功累至都指揮同知從太宗皇帝靖難功多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又以其爵封三代祖考妣及配皆夫人公其長子也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資雄傑之材

上深器重之永樂庚寅以來每六師北伐輒 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於行陣者亦多讓其能上益奇之以爲可大用丙申 車駕留北京顧南京根本地

擇可任留守者莫如公遂命焉甲辰

仁宗皇帝卽位重北邊守備輟公南京 命總兵鎮山海

凡東北邊關皆節制蓋隱若一長城虜爲之震懾未幾復還
公南京洪熙乙巳

宣宗皇帝卽位眷念公甚厚而倚賴益隆有白金文綺之

賜公祇敬將事夙夜盡心蓋未嘗有間

今上在東宮時知公忠勤宣德乙卯 嗣大位又 賜公白

金文綺而眷注尤篤正統庚申

上念禁衛重兵及諸司將士更番來京以備征調者雖有大

臣總之而才智明決如公者不可不在其位乃 命豐城侯

代公還爲之副公在南京十八年荷

列聖知遇以爲股肱心膂褒嘉 寵待之意具見所

賜敕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少

有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小大之務必盡其公威

行惠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雖有貴賤愚良寬鄙細粗不同

皆敬愛公如父母 召還之日莫不願留而不可皆曰公去

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江上泣而送者相屬於路公得人如此

是豈以僞爲哉公之在朝雖總理軍政然謙已下賢務循大

體不苟爲異同嘗有 詔舉將校之可任者公必慎擇以進

使必當其用有司黜民丁隸府軍皆公與兵部再閱不中者

例有罰公曰彼出自田里非素習然方壯顧教練何如教練

有法則怯可勇勇可使爲精兵由是鮮有罰者丙寅

命率師巡邊 賜之鈔幣及寶刀一公曰軍事貴嚴寶刀之

賜意其在此吾豈敢不力然公威令素著及臨邊申飭守備

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

上閱武近郊公等各嚴兵以待戎陣整肅號令明審坐作進退皆中度

上喜各賜金織蟒龍紵絲二有副公受賜惕然不自寧益思所以脩其職

朝廷或有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辯之公在其中侃侃正言犁然當於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爲非獨將帥才也閒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忘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競競惕勵悔往脩來不敢欺公貪墨以負

朝廷付託之重爾等宜益勉諸公取費氏崇信伯獻之女封

夫人無子女一嫁武安侯鄭宏側室子五人珍璉珣瑞瑾珍田氏出也女四人長未行次適興武衛指揮同知張鑑府軍衛指揮僉事胡全珍兄弟卜以是年十二月某日塋公於某之原太師英國公知公爲最深爲述其行珍奉來謁予求爲銘予亦荷公之知而慕公之德且悲公之不可復見也奚可辭嘗觀晉之邵毅以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爲大丈夫公庶乎是矣公自號湛然道人亦以是稱之於乎茲其所以爲湛然者歟公庸行之美見諸事者尚多不可以徧書姑序次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天佑

聖明賢俊挺生偉茲襄城邦家之禎維公額額厥有世澤旣

世其功亦世其德珪璋之望熊虎之姿有武有文施無不宜
出則征行入則居守

天子曰來汝予左右公之在朝維一其忠不矯而異不翕而
同正直之言廉厚之行衆人所思君子所敬天不憖遺隕星
其堂壽不百年人奚不傷高墳哉哉公安于此刻銘垂休焜
耀無已

知府葉公墓誌銘

公葉氏諱砥字周道更字履道蓋楚名臣沈諸梁之後以所
食采爲氏居南陽至晉有諱儉者爲括蒼太守因家焉其後
又徙上虞高祖萬曾祖明祖某父良玉皆不仕公天性明粹
喜讀書早喪母童氏又喪其父皆能以禮居喪不惑於流俗
嘗受學於鄞陳文昭樵李鮑仲孚二先生皆元故老博學有

文章嘉公篤志爲之傾竭底裏由是學行大進洪武庚戌公
以明經取進士第得定襄縣丞兵荒之餘民未安業公勤於
撫字流亡來歸乙卯坐累謫涼州公處之泰然曰吾無愧於
心足矣日杜門爲學有詩寄子曰不須詢遠道窮達信乾坤
更號坦齋又號尋樂作賦以見志士大夫謫居邊者皆宗之
守將西寧侯宋晟亦延致家塾爲子師己卯求賢陝西按察
副使羅某臨江知府劉鵬上虞知縣李惟中皆薦其學宜任
史事遂起爲翰林編修又有言其堪任風憲者復陞廣西按
察僉事用法平恕獄無冤滯吏畏而民愛之嘗兼綰三道印
出按郡至遷江會洞獠數出沒爲寇害吏民洶洶欲遁去且
以無備諷公請少避公曰我去汝縣官必適民何恃以安即
命料丁壯立保伍寇來併力禦之彼豈不畏死耶頃之報益

急公下今如故不爲動寇亦卒不敢至永樂初以史事被逮籍其家惟薄田弊廬故書數篋而已事白還之仍命與史事書成改考功郎中公進退人才品第高下小大各適其用尚書蹇公謂其年邁一以藻鑑任之他不溷以事會修永樂大典徵天下名儒命公爲副總裁稽經考史無不愜當

仁宗皇帝在東宮緝熙聖學擇儒臣侍講論公預焉其言於上者必堯舜周孔之道非是不以陳爲郎中九年俾食四品祿職如故公重聽誤以爲授他職

上親麗翰授之至今寶焉久之公引年求去不許乃自言於吏部曰砥老矣過蒙優禮猶叨祿在朝人將謂何

上若不棄願得一小郡牧小民庶效報萬一吏部以聞卽拜饒州知府公先教化後刑罰興利去害摧茲植柔民無惠良

皆愛之如子水旱爲災憂若已出每齋沐致禱必獲有年人以爲德之應郡故有磁窑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公爲力言於布政司得減四之一時方營造工之受役者當給糧贍其家布政司下饒州於遠輸內留八萬石給之公謂非戶部意不可衆譁然利其便請必從公終不許未幾部符下他已入倉者皆反之民使遠輸勞費彌甚衆乃服公明決皆拜謝布政司亦自愧其所行凡再述職京師皆以恤民隱革弊政去汙吏爲急然謂饒之風俗厚其民易化有訟者必以理諭不付曹民知公之愛已也多悔悟而罷有婦代前夫子訟蓋欲資其後夫公揣知其故窮詰之以母子不忍爲詞公曰爾不恐於子何忍悖其父而從人邪婦慙裂狀逸去由是無理者不敢至其庭訟簡刑清民歸德焉戶口增至萬三千士之取

科第者加數倍於昔公年益高而燭理益明遇事亦若無足爲者嘗賦詩以自適辛丑八月有疾作書戒子孫以睦宗族和戚姻重義輕利毋貽譏於後世尤以不能報

國恩爲慊是月廿一日卒於郡解之正寢距其生元至正壬午三月初六日享年八十郡人無賢愚貴賤皆哭之哀諸孫奉柩還以壬寅正月初六日禮葬上虞廿一都駱家嶺薛氏墓山西麓配周氏賢而克家先公廿一年卒今合葬焉子男二信可用可有士行皆早世孫男五綸早卒綬應州學正緯以子貴封南京刑部主事綺先卒續湖廣東湖馬驛驛丞曾孫男六壘充縣學生未仕冕取進士今爲松江知府嗣生蕃佐佑曾孫女六皆嫁爲士人妻公平生爲文甚多號坦齋集今所存者南行藁退朝藁芝山藁經進藁及經筵講義弟曾

道拙於治生無厚業婦家欲離婚公卽以已產益之終身不復言其自處儉薄雖位望之重比封君而蕭然不異布衣時人有過失婉詞誨諭使知改而止未嘗疾言遽色然內貞外和雖詞氣寬平而所守有不可奪者博極羣書手不釋卷其所著述必根於義理之正而有益於世教蓋於漢魏唐宋諸大家無不學故其所立蔚然有盛名當世而可示法於後來於乎公有德行文學之美而又兼政事之長誠一代之鉅人君子矣墓三十五年而墓未有銘至是冕來京師以綬所爲狀求予銘予從祖思忠與公同取洪武初科進士第及公來翰林子亦忝從公後蓋於公舊矣則今銘墓奚可辭銘曰葉氏之先實楚名臣源遠流長子孫振振暨公承之乃舉進士奮迹文章揚譽政事經幄詞林寵命自天堯舜是陳維

公則賢公既老矣

皇用殊錫加乃常祿仍乃顯秩公有誠言願守一州惠此羣黎庶幾寡尤湖山之間厥壤千里人之愛公不異其子公逝不留民心則悲豈弟之化百世之思我新阡公安于此昭德有銘垂耀無已

教諭聶大年墓誌銘

大年聶氏世爲撫州臨川人曾祖某祖伯善皆不仕父同文洪武中取進士爲翰林侍書尋改中書舍人壬午六月太宗皇帝至京師時盛暑以迎鑾暍死大年於父卒後五月乃生母胡孺人撫育之天資明爽穎悟絕人比長喜讀書日記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尤篤意古文及晉唐人詩書法歐陽趙松雪皆臻其妙由是名動縉紳間用薦

起爲仁和訓導藩憲大臣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而大年之文章傳於遠邇迎其母來杭旦夕率婦子備物以養必誠必孝母之心歡焉逾六年母卒奉柩歸葬哀感行路鄉邑耆老列言母賢行足以勵風俗而子又克孝如此詔旌表其門閭服闋分教常州府學滿九載陞仁和教諭仁和之人得大年復大喜敬愛逾往時大年乃言於有司修學校嚴學規訓勵彌切諸生日加親慕教用有成登第者彌衆賓興之歲諸藩省請典文衡者聘幣交走其門而多以後至不能得爲憾大年所至多得士人服其公凡所經歷處遇佳山水及古人遺跡必見諸賦誄聯爲大卷藏於家景泰六年秋

朝廷有史事徵詣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告退就醫藥凡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八
與善者數往來問候異速愈而勢日危殆大年知不能起呼
子章取紙筆書曰吾上負

朝廷之恩下負平生之志爾兄弟尚勉學爲士人擲筆而逝
蓋景泰丙子二月二日也觀其所書如此則其抱負可知矣
予初識大年於金谿王先生所又得其所作小瀛洲水竹居
賦觀其詞翰而重其爲人真可謂奇偉非常之士也常思振
起之使效用當時以其學行必有以名世傳後及被

召來京師心切爲喜思與之久處不厭而大年病予亦以老
疾絕人事往還心雖相親而跡則踈矣大年病甚遣門生李
昂持簡來言身後事蓋欲予銘其墓予聞而哀之不三日而
大年卒矣於乎予豈忍銘吾友哉大年生於洪武壬午十二
月初三日及其卒也享年五十又五配陳氏前平樂太守用

晟之女有賢行四子女四孫男四大年有詩文四十卷多可
傳者斯足以不朽矣章奉樞歸臨川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某山之原予乃爲述其行而系其銘銘曰

學足以爲人師才足以適事宜出旣逢時亦將有爲何天不
勅遺而未究厥施嗚呼噫戲其誰不悲

第 3579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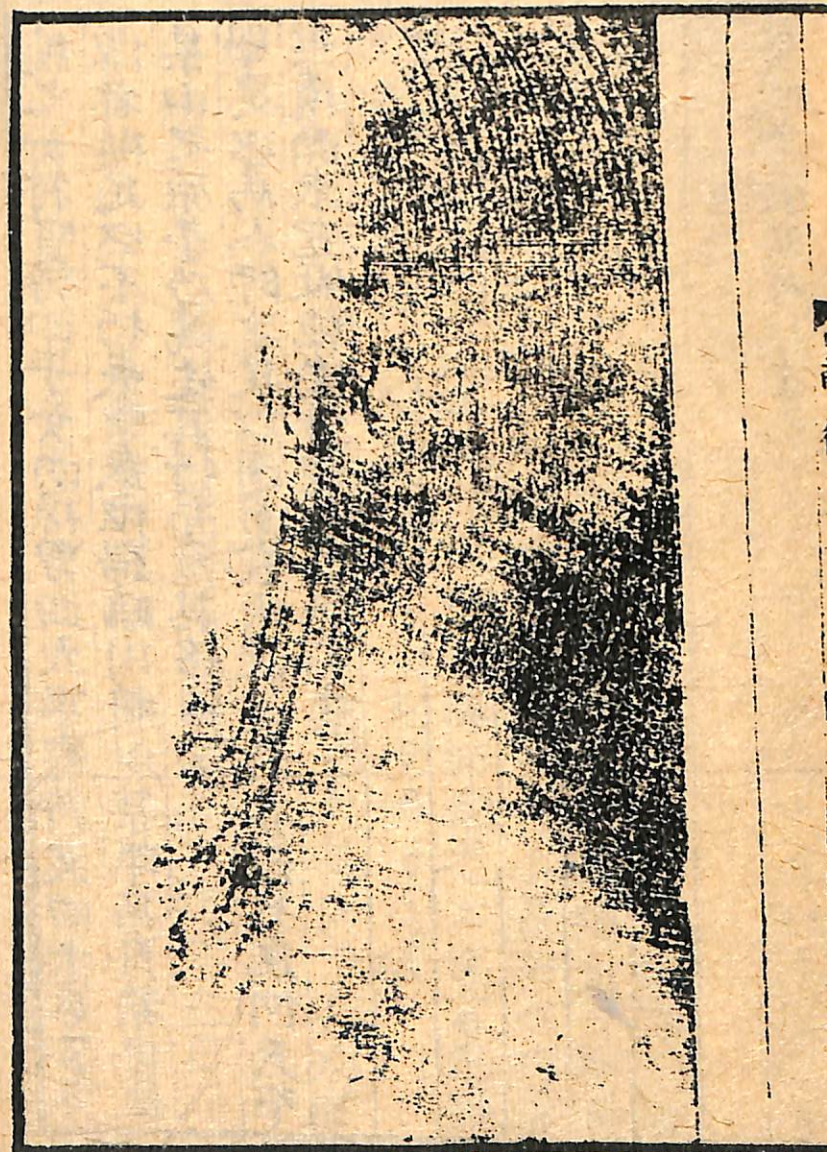
928

園短大

コ

図書館

18



白前

